

中國新論社

非常時期叢書

# 非常時期之模範人物

編者 徐楚樵

主編 徐逸樵 震馬宗榮  
徐逸樵 羅鴻詔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標商冊註



中 國 新 論 社

非 常 時 期 叢 書

# 非 常 時 期 之 模 範 人 物

編 者 徐 楚 樵

主 編 雷 震 馬 宗 榮  
徐 逸 樵 羅 鴻 詔

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  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發行

非常時期之模範人物(全一册)  
非常時期  
期叢書

實價國幣三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編者 徐楚樵

主編者 雷震馬宗榮  
徐逸樵羅鴻詔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 
上海 澳門路

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 中 華 書 局

(本書校對者萬迥儒 柳啓新) (111011)

## 總序

我國自鴉片戰爭以還，國步艱難，日甚一日，九十餘年間所喪失之土地主權，已令人痛心疾首，而近年以來有更甚焉；四省淪亡，冀察危殆，華北風雲，變幻未已。此何時乎？非非常時期耶！我國疆域雖大，能禁蠶食幾時！故稍知國是者，咸覺國族滅亡之禍，迫於眉睫矣。

故吾人不能坐而待斃，敵人以全力來侵，吾人當以全力抵抗；敵人爲繁榮其生命而魚肉吾民，吾人必爲生存而奮鬥；驅逐敵人於國境之外，俾吾國四千餘年光榮之歷史不自今日而絕。

而欲達此目的，則必全國上下，共同努力，以赴國難。本社同人有鑑於此，爰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，有非常時期小叢書之編纂。其要點有三，略述之如左：

(一) 介紹古人處非常時期之嘉言懿行，以喚起民衆之民族意識及抗戰精神。

(二) 闡明非常時期之農工商人、教師、學生、婦女等應盡之職責，俾全國民衆知所以救亡圖存之道。

(三) 發表對於非常時期之政治、經濟、金融、食糧、實業、教育、民衆訓練、精神訓練、新聞事業、出

版事業、文藝等之意見，以供當局應付非常時期之參考。

惟本社同人學識有限，且此項小叢書之編輯在國內尙屬創舉；乏鴻篇巨著以供參考，故內容甚感淺薄，不足以當大雅之一顧，不過欲借以拋磚引玉云耳。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中國新論社同人謹識

## 弁言

民族之生存，無時不在競爭奮鬥之過程中，固盡人而知之。吾國自有歷史以來，一亡於元，再亡於清，中間與異族奮鬥爲異族憑陵者更無代無之。亡於元僅八十餘年，而還我河山，亡於清則延至二百餘年而始光復舊物；今則強隣壓境，國土日蹙，亡國之痛，又將見於目前矣！且今日之亡人國者，其方法之譎詐與手段之殘酷遠異往昔，設不幸而竟至於淪亡，將不知其更歷幾千百年或竟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位，亦未可知，言念及此，不寒而慄！嗚呼！國難方殷，大劫將至，往車屢折，來軫方遒，欲委曲求全而不得，將忍氣吞聲之何爲，願全國人民，本博愛和平之精神，伸正義人道於世界，以剷除國際逞刁之強徒，與國際劫掠之盜匪。

語云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臣。」故每當國家多事之秋，必有赤心爲國，與夫百折不回，踴奮發之士出而挽救厄運，支撐危局，讀歷史可知也。吾人處此非常時期之今日，對於此等民族英雄，不當馨香而尸祝之乎？不當仰止而景行之乎？不當戰戰兢兢模範之自惕而自勵之乎？詩云「雖無老成人，尙有典型。」此本書編輯之意旨也。

本編採取吾國歷史中，足以爲非常時期之今日之模範人物者，臚列其行事及其時代背景，而稍加以論斷，俾閱者易於明瞭，亦欲藉此爲恢復民族意識之一助；而爲促進羣力奮鬥之計也。至於歐西各國之民族英雄，足以爲吾人所表者，當於另編述之。



# 非常時期之模範人物目錄

總序

弁言

越王勾踐

蘇秦

荆軻

卜式

張騫

班超

李廣

諸葛亮

祖逖

目錄

三二

二七

二四

二〇

一七

一五

一八

一五

一

張巡

.....三四

郭子儀

.....三六

劉晏

.....四三

王安石

.....四六

宗澤

.....五五

岳飛

.....五九

文天祥

.....六五

鄭和

.....七一

戚繼光

.....七四

熊廷弼

.....七七

袁崇煥

.....八一

史可法

.....八六

鄭成功

.....九一

---

木蘭	九五
秦良玉	九七
馮子材	一〇〇
劉永福	一〇三
鄧世昌	一〇六
陳化成	一〇九
葛雲飛	一一四



# 非常時期之模範人物

## 越王勾踐

越王勾踐，其先爲禹之苗裔，封於會稽，以奉守禹之祀。後二十餘世，至於允常，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。允常卒，勾踐立，嘗敗吳師於檣李，闔廬傷且死，告其子夫差曰：『必毋忘越！』勾踐欲先吳未發往伐之，遂不聽。范蠡之諫，與吳戰於夫椒，大敗。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，使大夫文種行成於吳。伍子胥言於吳王曰：『天以越賜吳，其勿許也。』於是勾踐遂入臣於吳。與羣臣別於江上，越王夫人據船哭，顧烏鵲啄江渚之蝦，飛去復來，因哭而歌曰：

仰飛鳥兮烏鵲，凌玄虛兮翩翩，集洲渚兮優恣，啄蝦矯翻兮雲間，任厥（闕一字）兮往還。妾何罪兮負地，有何辜兮譴天。飄飄獨兮西往，孰知返兮何年？心慳慳兮若割，淚泫泫兮雙懸。

彼飛鳥兮烏鵲，已迴翔兮翕蘇，心在專兮素蝦，身居食兮江湖，迴復翔兮游颺，去復返兮烏乎！始事君兮去家，終我命兮君都。終來過兮何幸！離我國兮去吳。妻衣褐兮爲婢，夫去冕兮爲奴。歲遙遙兮難極，冤悲痛兮

心惻，腸千結兮服膺，於乎哀兮忘食。願我身兮如鳥，身翱翔兮矯翼。去我國兮心搖，情憤惋兮誰識？

勾踐既入見夫差，稽首再拜稱臣曰：「東海賤民勾踐，上愧皇天，下負后土，不裁軍力，污辱王之軍士，抵罪邊境。大王赦其深辜，使執箕箒，誠蒙厚恩，得保須臾之命，不勝仰感俯愧。臣勾踐叩頭頓首。」於是囚越王於石室之中。越王服犢鼻，夫人衣無緣之裳，施左關之襦。夫斫剉養馬，妻給水除糞，灑掃三年，面無恨色。吳王望見越王及夫人，范蠡坐於馬糞之傍，君臣之禮存，夫婦之儀具。哀之。吳王疾，三月不愈。范蠡曰：「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，因求其糞而嘗之，觀其顏色，當拜賀焉。言其不死。」越王從之，取其便與惡而嘗之。吳王大悅曰：「仁人也。」乃出石室，遂赦越王歸國。子胥又諫曰：「勾踐賢君，種蠡良臣，若返國，將爲亂矣。」卒不聽。越王歸國，至浙江之上，望見大越山川重秀，與夫人嘆曰：「吾已絕望，永辭萬民，豈料再返，重復鄉國！」言竟，掩面涕泣。既歸，用文種計，以美女寶器獻吳太宰嚭，更使相者於國中得苧蘿山（按在浙江諸暨南門外約二里許，下臨浣紗溪，卽西施浣紗之處；山上有西施祠。今闢作公園。）鬻薪之女曰西施，曰鄭旦（按會稽志、輿地志皆謂西施鄭旦諸暨人。今苧蘿山傍，有鄭姓尙聚族而居。）飾以羅縠，教以容步，習於土城，臨於都巷。三年，因范蠡以獻於吳王。苦身焦思，目臥，則攻之以蓼；足寒，則漬之以水。冬常抱冰，夏還握火，終夜

潛潛泣而復嘯，坐臥仰瞻，飲食亦嘗膽也。曰：『汝忘會稽之恥耶？』身自耕作，夫人自織，食不加肉。衣不重采，折節下賢，厚遇賓客，振貧弔死，與百姓同勞。又令國中壯者毋娶老妻，老者毋娶壯婦。女子十七未嫁，丈夫二十未娶，父母有罪，將媿者，令醫守之，生子女俱賜盃酒豚犬，生聚教訓，國以大治。時田常欲作亂於齊，先以兵伐魯。孔子使子貢至齊，說田常移兵以伐吳。田常曰：『吾兵業已加魯矣，去而之吳，人將疑我。』子貢曰：『臣請往使吳，令之救魯而伐齊，君以兵迎之。』田常許之。子貢因南見吳王，勸之救魯而伐齊，以撫泗上諸侯。吳王曰：『善。雖然，吾嘗與越戰，樓之會稽，越王苦身養士，有報我心，子待我伐越而聽子。』子貢曰：『王必惡越，臣請東見越王，令出兵以從。』吳王大說，乃使子貢之越。越王除道郊迎，身御之舍而問曰：『此蠻夷之國，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？』子貢曰：『無報人之心，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報人之意，而使人知之，殆也；事未發而先聞，危也。三者舉事之大患。』勾踐頓首再拜曰：『孤嘗不料力，乃與吳戰，困於會稽，痛入於骨髓，日夜脣焦舌乾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，孤之願也。』遂問子貢，子貢曰：『王誠發士卒以邀其志，重寶以說其心，卑辭以尊其禮，其伐齊必也。王乘其敝，滅吳必矣。』勾踐大說。子貢還報，後五日，越使大夫種，頓首言於吳王曰：『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，敢修下吏，聞於左右，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，誅強救弱，困』

暴齊而撫周室，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，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。因越賤臣種，奉先人藏甲二十領，缺屈盧之矛，步光之劍，以賀軍吏。」吳王大說。聽子貢之言，受其幣，許其師，而辭勾踐。其後吳王果發九郡之兵，以伐齊，大破齊師；以兵臨晉，相遇黃池之上，晉人擊之，大敗吳師。越王聞之，以問范蠡曰：「可矣。」乃發習流二千人，教士四萬人，君子六千人，諸御千人，涉江襲吳。吳王聞之，去晉而歸；與越戰於五湖，三戰不勝。越遂圍王宮，殺夫差而戮太宰嚭。凡歷二十三年，竟以滅吳，報會稽之恥。北渡兵於淮，以臨齊晉；號令中國，以尊周室。勾踐遂霸。

編者曰：「越王勾踐非吾人今日之好模範乎？方其棲於會稽也，喪敗之餘，身為臣僕，與亡國之痛，何以異哉？設非臥薪嘗膽以自勵其志；生聚教訓以拊循其民，而又辱身下志，卑辭厚幣以奉事其仇，處心積慮，艱苦備嘗，歷二十餘年不衰，則為勾踐者亦不過奉觴隨青衣之列，執挺作降王之長耳。史稱文種教勾踐以伐吳七術，（越絕書稱九術）僅用其三而吳敗。范蠡善治產，三徙成名天下，則其為勾踐設計理財，使軍國無不足之憂者，蓋亦有在。君臣苦心戮力如此，仇安得不復，恥安得不雪哉？」



## 蘇秦

蘇秦，字季子，東周維陽人。師事鬼谷先生。出游數歲，大困而歸，兄弟嫂妹妻妾皆竊笑之。曰：「周人之俗，治產業，力工商，逐什二以爲務。今子釋本而事口舌，困不亦宜乎！」蘇秦聞之而慚，自傷，乃閉室不出，出其書遍觀之。曰：「夫士業已屈首受書，而不能以取尊榮，雖多亦奚以爲？」於是得周書陰符，伏而讀之。期年，以出揣摩。曰：「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！」求說周顯王，勿聽。至秦，秦亦勿用。乃東至趙，奉陽君勿悅。去游燕，說燕文侯與趙從親，文侯請以國從。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，以至趙，因說趙肅侯，請合韓魏齊楚燕，趙從親以叛秦，並令天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，通質，剗白馬而盟，要約曰：「秦攻楚，齊、魏各出銳師以佐之；韓絕其糧道，趙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；秦攻韓，魏則楚絕其後，齊出銳師以佐之；趙涉河漳，燕守雲中；秦攻齊，則楚絕其後，韓守成臬，魏塞其道，趙涉河博，燕出銳師以佐之；秦攻燕，則趙守常山，楚軍武關，齊涉渤海，韓、魏皆出銳師以佐之；秦攻趙，則韓軍宜陽，楚軍武關，魏軍河外，齊涉清河，燕出銳師以佐之。諸侯有不如約者，五國之兵共伐之。六國從親以賓秦。」趙王善其說，請以國從，乃飾車百乘，黃金千鎰，白璧百雙，錦繡千純，以約諸侯。於是

說韓宣惠王曰：「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陽成皋，今茲効之，明年復求割地，與則無地以給之；不與，則棄前功而受後禍。且大王之地有盡，而秦之求無已，以有盡之地，而逆無已之求，所謂市怨結禍者也，不戰而地已削矣。臣聞鄙諺曰：「寧爲鷄口，毋爲牛後。」今西面交臂而事秦，何異於牛後乎？」於是韓王勃然作色，攘臂噴目，按劍仰天太息曰：「寡人雖不肖，必不能事秦。敬奉社稷以從。」又說魏襄王曰：「大王誠能聽臣，專心併力一意，則必無強秦之患。」魏以國從。因東說齊宣王，南說楚威王，於是六國合從而併力焉。蘇秦爲從約長，并相六國。北報趙王，乃投從約書於秦，秦國不敢闕函谷關者十五年。

編者曰：「能成大事業者，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季子當年，可謂艱苦備嘗者矣。當戰國之時，秦人虎踞關中，蠶食諸侯。而齊楚燕趙諸國，忘唇齒之義，信離間之說，交攻互殺，危幕自安，甚至割地求和，送子作質；遂使秦人得遂其各個擊破之謀。蘇秦運其燦花之舌，爲諸國陳說利害；從約既結，秦人畏懼，爲之不敢出關者十五年，誠吾國外交家之傑出者也。秦人殘暴，當時比之虎狼，有識之士，痛心疾首而無所爲計，是以魯連有蹈東海之語，屈平有烹張儀之諫。季子合從，義不帝秦，其處心設謀，豈可以尋常游說之士目之乎！吾人處今日縱橫捭闔之世界，當知于戈玉帛，相爲互用；

然而與其戰勝於疆場，毋寧折衝於尊俎。今者強隣壓境，甚於暴秦；割地喪師，過於韓魏。敵之主外交者方勾心鬥角，騁其智能，以相蕩抉。一言之輕重，繫一國之安危；一約之締結，操世界之和戰，其權力蓋駕堅甲利兵而上之。吾全國之青年乎！蘇季子蓋外交之雄也！其勿以辨士也而鄙之！

## 荆軻

荆軻者，衛人也。其先乃齊人，徙於衛，衛人謂之慶卿，而之燕，燕人謂之荆卿。荆卿好讀書，擊劍，以術說衛元君不用。嘗遊過榆次，與蓋聶論劍，蓋聶怒而目之。至燕，愛燕之酒徒，及善擊筑者高漸離。荆軻嗜酒，日與酒徒及高漸離飲於燕市，酒酣以往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於市中，相樂也；已而相泣，旁若無人。荆軻雖遊於酒人乎？然其爲人深沉好書，其所遊諸侯，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。其之燕，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，知其非庸人也。居頃之，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，燕太子丹者，故嘗質於趙，而秦王政生於趙，其少時與丹驩；及政立爲秦王，而丹質於秦，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，故丹怨而亡歸，歸而求爲報秦王者，國小力不能。其後秦日出兵山東，以伐齊楚三晉，稍蠶食諸侯，且至於燕，燕君臣皆恐禍之至。太子丹患之，問其傅鞠武。對曰：「秦地徧天下，威脅韓魏趙氏，北有甘泉谷口之固，南有涇渭之沃，擅巴漢之饒，右隴蜀之山，左關穀之險，民衆而士厲，兵革有餘，意有所出，則長城之北，易水以南，未有所定也；奈何以見陵之怨，欲批其逆鱗哉？」丹曰：「然則何由？」對曰：「請入圖之。」居有間，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，亡之燕，太子受而舍之。鞠武諫曰：「不可，夫

以秦王之暴，而積怨於燕，足爲寒心，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？是謂委肉當饑虎之蹊也，禍必不振矣！雖有管晏，不能爲之謀也。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，請西約三晉，南連齊楚，北構於單于；其後迺可圖也。」太子曰：「太傅之計曠日彌久，心惛然不能須臾，且非獨於此也，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，歸身於丹，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愛憐之交，置之匈奴，是固丹命卒之時也。願太傅更慮之。」鞠武曰：「夫行危欲求安，造禍而求福，計淺而怨深，連結一人之後交，不顧國家之大害，此謂資怨而助禍矣；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，必無事矣，且以鷓鷃之秦，行怨暴之怒，豈足道哉！燕有田光先生，其爲人智深而勇沉，可與謀。」太子曰：「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？」鞠武曰：「敬諾。」出見田先生，道：「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。」田光曰：「敬奉教。」乃造焉。太子逢迎，却行爲導，跪而撤席。田光坐定，左右無人，太子避席而請曰：「燕秦不兩立，願先生留意也。」田光曰：「臣聞驥騏壯盛之時，一日而馳千里，至其衰老，駑馬先之。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，不知臣精已消亡矣；雖然，光不敢以圖國事。太子之客夏扶血勇之人，怒而面赤；宋意脈勇之人，怒而面青；武陽骨勇之人，怒而面白；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，怒而色不變，可使也。」太子曰：「願因先生得交於荆卿可乎？」田光曰：「敬諾。」卽起趨出，太子送至門，戒曰：「丹所報先生所言者，國之大事也；願先生

勿泄也。』田光俛而笑曰：『諾。』僕行見荊卿曰：『光與子相善，燕莫不知；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，不知吾形已不逮也。幸而教之曰：「燕秦不兩立，願先生留意也。」光竊不自外，言足下於太子也，願足下過太子於宮。』荊軻曰：『謹奉教。』田光曰：『吾聞之，長者爲行，不使人疑之，今太子告光曰：「所言者，國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。」是太子疑光也，夫爲行而使人疑之，非節俠也。』欲自殺以激荊卿曰：『願足下急過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』因遂自刎而死。荊軻遂見太子，言田光已死，致光之言。太子再拜而跪，膝行流涕，有頃而後言曰：『丹所以戒田先生毋言者，欲以成大事之謀也。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，豈丹之心哉？』荊軻坐定。太子避席頓首曰：『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，使得至前，敢有所道，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。今秦有貪利之心，而欲不可足也，非盡天下之地，臣海內之王者，其意不厭。今秦已虜韓王，盡納其地；又舉兵南伐楚，北臨趙；王翦將數十萬之衆，距漳鄴；而李信出太原，雲中，趙不能支秦，必入臣；入臣則禍至燕，燕小弱，數困於兵，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；諸侯服秦，莫敢合從。丹之私計，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，使於秦，闕以重利，秦王貪，其勢必得所願矣；誠得劫秦王，使悉反諸侯侵地，如曹沫之於齊，桓公，則大善矣；則不可，因而刺殺之，彼秦大將擅兵於外，而內有亂，則君臣相疑，以其間諸侯得合從，其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願，而不知所

委命，唯荆卿留意焉。」久之，荆軻曰：「此國之大事也，臣駑下，恐不足任使。」太子前頓首，固請毋讓，然後許諾。於是尊荆卿爲上卿，舍上舍，太子日造門下，供太牢，具異物，間進車騎美女，恣荆卿所欲，以順適其意。久之，荆卿未有行意；秦將王翦破趙，虜趙王，盡收入其地，進兵北略地，至燕南界。太子丹恐懼，乃請荆軻曰：「秦兵且暮渡易水，則雖欲長侍足下，豈可得哉？」荆軻曰：「微太子言，臣願謁之，今行而無信，則秦未可親也。夫樊將軍，秦王購之金千斤，邑萬家，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，奉獻秦王，秦王必說見臣，臣乃得有以報。」太子曰：「樊將軍窮困來歸丹，丹不忍以己之私，傷長者之意，願足下更慮之。」荆軻知太子不忍，乃遂私見樊於期曰：「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，父母宗族皆爲戮沒，今聞購將軍首，金千斤，邑萬家，將奈何？」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：「於期每念之，常痛於骨髓，顧計不知所出耳。」荆軻曰：「今有一言，可以解燕國之患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？」於期乃前曰：「爲之奈何？」荆軻曰：「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，秦王必喜而見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搥其胸，然則將軍之仇報，而燕見陵之愧除矣。將軍豈有意？」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曰：「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。乃今得聞教。」遂自剄。太子聞之，馳往，伏屍而哭，極哀。旣已，不可奈何，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。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趙人徐夫人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工以藥燂之。

以試人，血濡縷，人無不立死者。乃裝爲遣荆卿。燕國有勇士秦舞陽，年十三，殺人，人不敢忤視，乃令秦舞陽爲副。荆軻有所待，欲與俱，其人居遠未來，而爲治行，頃之，未發，太子遲之，疑其改悔，乃復請曰：『日已盡矣，荆卿豈有意哉？』丹請得先遣秦舞陽。荆軻怒，叱太子曰：『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？豎子也。』且提一匕首，入不測之強秦，僕所以留者，待吾客與俱。今太子遲之，請辭決矣。』遂發。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。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歌曰：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復爲羽聲慷慨。士皆瞑目，髮盡上指冠。於是荆軻就車而去，終已不顧，遂至秦，持千金之資幣，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。嘉爲先言於秦王曰：『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，不敢舉兵以逆軍吏，願舉國爲內臣，比諸侯之列，給貢職如郡縣，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，恐懼不敢自陳，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，函封，燕王拜送於庭，使使以聞大王，唯大王命之。』秦王聞之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設九賓，見燕使者咸陽宮。荆軻奉樊於期頭函，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，至陛，秦舞陽色變震恐，羣臣怪之。荆軻顧笑舞陽，前謝曰：『北蕃蠻夷之鄙人，未嘗見天子，故震懼，願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』



舉使於前。』秦王謂軻曰：『取舞陽所持地圖。』軻既取圖奏之，秦王發圖，圖窮而匕首見，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搃之，未至身，秦王驚，自引而起，袖絕。拔劍，劍長，操其室。時惶急，劍堅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軻逐秦王，秦王環柱而走，羣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盡失其度。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，不得持尺寸之兵，諸郎中執兵，皆陳殿下，非有詔召，不得上。方急時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軻乃逐秦王，而卒惶急，無以擊荆軻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。秦王方環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爲。左右乃曰：『王負劍！負劍！』遂拔以擊荆軻，斷其左股，荆軻廢，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，不中，中銅柱。秦王復擊軻，軻被八創。軻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罵曰：『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契約以報太子也。』左右既前殺軻，秦王不怡者良久。於是秦王大怒，益發兵詣趙，詔王翦以軍伐燕，十月而拔薊城。燕王喜、太子丹等，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，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。代王嘉乃潰燕王喜書曰：『秦所以尤追燕急者，以太子丹故也。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，秦王必解，而社稷幸得血食。』其後李信追丹，丹匿衍水中，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，欲獻之秦，秦復進兵攻之。後五年，秦卒滅燕。其明年，秦并天下，立號爲皇帝，於是秦逐太子丹、荆軻之客皆亡，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，匿作於宋子。久之作苦，聞其家堂上客擊筑，傍徨不能去，每出言曰：『彼有善，有不善。』

從者以告其主曰：『彼庸乃知音，竊言是非。』家大人召使前擊筑，一坐稱善，賜酒，而高漸離念久隱，畏約無窮時，乃退，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，更容貌而前，舉坐客皆驚，下與抗禮，以爲上客。使擊筑而歌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。宋子傳客之，聞於秦始皇，秦始皇召見，人有識者，乃曰：『高漸離也。』秦皇帝惜其善擊筑，重赦之，乃矐其目，使擊筑，未嘗不稱善，稍益近之。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，復進，得近，舉筑扑秦皇帝，不中，於是遂誅高漸離，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。

編者曰：『燕趙古多悲歌慷慨之士。自晉室凌夷，五胡迭據中原而后，索虜繼之，地邊絕塞，常苦陷沒，於是文教衰而氣節靡存，薰陶久而奸僞滋長，武士道之銷亡久矣！今者，胡騎南來，山海不守；漢奸麇集，陰謀搗亂，情勢岌岌，未有甚於今日者。北望薊遼，妖氛遍地，燕山霜嚴，易水風寒，如見白衣冠之悄然相送也；如聞擊筑變徵之聲，嗚咽而流涕也！毅魄長逝，遺風何在，昂首天末，感慨係之。』

# 卜式

卜式，河南人也。以田畜爲事。有少弟，弟壯，式脫身出，獨取畜羊百餘，田宅財物盡與弟。式入山，牧十餘年，羊至千餘頭。買田宅，而弟盡破其產，式輒復分與之者數矣。時漢方事匈奴，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。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？式曰：『自小牧羊，不習仕宦，不願也。』使曰：『家有怨事欲言乎？』式曰：『臣生與人亡所爭；邑人貧者貸之，不善者教之。所居人皆從式，式何故見怨？』使者曰：『苟子何欲？』式曰：『天子誅匈奴，愚以爲賢者宜死節，有財者宜輸之，如此而匈奴可滅也。』使者以上聞，丞相公孫弘非之，乃罷。式歸，復牧田。歲餘，會渾邪等降，縣官費衆，倉庫空，貧民大徙，皆仰給縣官，無以盡贍。式復持錢二十萬，與河南太守，以給徙民。是時豪富皆爭匿財，唯式尤欲助費。上於是以式終長者，乃召式拜爲郎中，賜爵左庶長，田十頃，布告天下，尊顯以風百姓。初，式不願爲郎。上曰：『吾有羊在上林中，欲令子牧之。』式乃布衣草躡而牧羊，歲餘，羊肥息。上過其羊所，善之。式曰：『非獨羊也，治民亦猶是矣。以時起居，惡者輒去，毋令敗羣。』上奇其言，欲試使治民，拜式緱氏令，緱氏便之。遷成臯令，將漕最。上以式樸忠，拜爲齊王太傅。會呂嘉反，式上書曰：『臣聞主媿臣死，

羣臣宜盡死節。其驚下者，宜出財以佐軍，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。臣願與子男及臨菑、習弩、博昌、習船者，請行，死之以盡臣節。」上賢之，以爲義形於內，賜爵關內侯。後以壽終。

編者曰：「武帝時，與匈奴連年構兵，征撫並施，供億頻繁。高帝而後，歷文、景二世，所以休養生息者，至是而國庫空，民力竭矣。卜式一牧羊者耳，能急國家之所急，爲常人所不能爲，而又無所希冀於功名，不賢者能若是乎？觀其「以時起居……」數語，直能吏之所爲，今之爲令長者，苟能師卜式牧羊之道以牧民，斯得之矣。吾國財政及於今日，已臨最後難關。以言內政，則凡百建設在在需資；重以連年水旱，饑饉洊臻，民間易子而食，析骸而爨，政府多方籌賑，涓滴難遍；以言外患，則強隣窺伺，軍實是虛；此正吾人毀家紓難，戮力赴仇之時也。顧有財者方以藏匿爲得計，以享用爲豪舉；甚至貯銀異邦，託庇洋場，欣欣然自以爲可恃，不知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鄧通、銅山、石崇、金谷，其前車也。聞卜式之風，宜若可以興矣。」

## 張騫

張騫，漢中人也。建元中爲郎。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，以其頭爲飲器，月氏怨匈奴，無與共擊之。漢方欲事滅胡，聞此言，欲通使，乃募能使者。騫應募，使月氏。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，徑匈奴。匈奴得之，傳詣單于。單于曰：「月氏在吾北，漢何以得往使？吾欲使越，漢肯聽我乎？」留騫十餘歲。然騫持漢節不失。後與其徒亡嚮月氏。西走數十日，至大宛。大宛王爲發驛道，抵康居。康居傳致大月氏。月氏地肥饒，少寇，志安樂，又自以遠漢，殊無報胡之心。竟不得要領，居歲餘，欲從羌中歸，復爲匈奴所得。久之，與胡妻亡歸，拜大中大夫。騫爲人強力，寬大信人，蠻夷愛之。堂邑父善射，窮急射禽獸給食。初騫行時百餘人，去十三歲，唯二人得還。騫所至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。騫曰：「臣在大夏時，見叩竹杖蜀布，問安得此？」曰：「吾賈人往市之，身毒國。」騫度身毒去蜀必不遠，今使大夏，從蜀宜逕；又無寇。天子既聞大夏之屬皆大國，多奇物，兵弱，貴漢財物；其北月氏康居之屬，可以賂遺，設利朝也，誠得而屬之，則廣地萬里，重九譯，致殊俗，威德遍於四海。」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。乃令因蜀犍爲發間使，數道並出，皆各行一二千里，終莫得通。然聞其西有乘象國名滇越，而蜀賈間

出物或至焉。於是漢以求大夏道路通滇國。後騫以校尉從擊匈奴。知水草處，軍得不乏，封博望侯。元朔八年，與李廣俱出右北平，騫後期當斬，贖爲庶人。騫既失侯，天子數問騫，因曰：「臣居匈奴中，聞烏孫王號昆莫，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；父爲月氏攻殺，昆莫長於匈奴，既健，自請單于報父怨，遂西攻破月氏，略其衆，會單于死，昆莫不肯復朝事匈奴。今單于新困於漢，誠以此時，厚賂烏孫，漢遣公主爲夫人，結昆弟，是則斷匈奴右臂也。既連烏孫，自其西大夏之屬，皆可招來而爲外臣。」天子以爲然，拜騫爲中郎將，將三百人，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，多持節副使，道可便，遣之。傍國。騫既至烏孫，致賜諭旨，未能得其決。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、康居、月氏、大夏。烏孫發驛道送騫，與烏孫使數十人報謝，因令窺漢，知其廣大，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，皆頗與其人同來；於是西北諸國，始通於漢矣。然騫鑿空，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，以爲質於外國，外國由是信之。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，而漢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。天子好宛馬，使者相望於道矣。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，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，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，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從問所來，天子又遣從票侯破奴擊胡，破姑師，擄樓蘭，大宛諸國；乃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，天子大悅，而漢使窮河源，皆騫啓之也。

編者曰：『張騫鑿空冒險，以百餘人立功萬里外，非智勇兼備，孰能至此哉？十餘載持節不失，與海上牧羊者先後媲美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二人有焉。自騫而後，奉使異域者，始絡驛於途，非騫啓之難矣。』

## 班超

班超，字仲升，扶風平陵人。彪之少子也。爲人有志，家貧，嘗爲官傭書，久勞苦，輟業投筆嘆曰：「大丈夫無他志略，猶當效傅介子、張騫立功異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筆硯間乎！」其後，詣相者。相者謂曰：「生燕頰虎頭，生而食肉，此萬里侯相也。」久之，顯宗問固：「卿弟安在？」固對爲寫書以養母，乃除蘭臺令史。十六年，竇固出擊匈奴，以超爲假司馬，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。超到鄯善，鄯善王廣奉超敬禮甚備，後忽更疏懈。超謂官屬曰：「寧覺廣禮意薄乎？此必有北虜使來，狐疑未知所從故也。明者觀未萌，況已著耶？」乃召侍胡詐之曰：「匈奴使來數日，今安在乎？」侍胡惶恐，俱服其狀。超乃閉侍胡，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，與共飲，因激怒之曰：「卿曹與我俱在絕域，欲立大功以求富貴，今虜使到，裁數日，而王廣禮敬即廢，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，骸骨長爲豺狼食矣。爲之奈何！」官屬皆曰：「生死從司馬。」超曰：「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當今之計，獨有因夜以火攻虜，使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震怖，可殄盡也。滅此虜，則鄯善破膽，功成事立矣。」衆曰：「當與從事議之。」超怒曰：「吉凶決於今日，從事文俗吏，聞此必恐而謀洩，死無所名，非壯士也。」衆曰：「善。」初夜，



遂將吏士往犇虜營；會天大風，超令十人持鼓，藏虜舍後。約曰：「見火然，當鳴鼓大呼，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。」超乃順風縱火，前後鼓噪，虜衆驚亂。超手格殺三人，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，餘衆百人悉燒死。明日，乃還告郭恂，恂大驚。既而色動，超知其意，曰：「掾雖不行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？」恂乃悅。超於是召鄯善王廣，以虜首示之，一國震怖，遂納子爲質。還奏於竇固，固具上超功，詔以超爲軍司馬。固欲益其兵，超曰：「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。多益爲累。」至於關，王廣德禮意甚疏。且其俗信巫，巫言曰：「神怒，何故欲向漢？漢使有騮馬，急求取以祀我。」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，超密知其狀，報許之，而令巫自來取馬。有頃，巫至，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，因辭讓之。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虜使，大惶恐，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。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，倚恃虜勢，攻破疏勒，殺其王而立兜題爲王。超乃從間道至疏勒，使田慮先劫縛兜題，超卽赴之；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，國人大悅，釋兜題而遣之。疏勒於是與龜茲結怨。超因駐疏勒。十八年，焉耆攻沒都護陳睦，肅宗恐超單危不能自立，下詔徵超，超發還，疏勒舉國憂恐。其都尉黎弇曰：「漢使棄我，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。誠不忍見漢使去。」因以刀自刎。還至于關，王侯以下號泣曰：「依漢使如父母，誠不可去。」互抱超馬脚不得行，乃遂還疏勒。建初三年，超率疏勒、康居等國兵攻姑墨，石城破之。欲因平諸國。

上疏請兵，書奏，帝知其功可成，議欲給兵。平陵人徐幹上疏願佐超，五年，遂以幹爲假司馬，將千人就超。超遂與幹進攻龜茲，以烏孫兵強，宜因其力，上書請遣使招慰，帝納之。八年，拜超爲將兵長史，假鼓吹幢麾。時衛侯李邑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；且毀超擁愛妻抱愛子，安樂外國，無內顧心。超聞之，遂去其妻。帝知超忠，乃切責李邑，令邑詣超受節度。超卽令遣還京師。超因發疏勒、于闐兵攻莎車，疏勒王忠受莎車重利，有二志。超攻之，康居救之。超因月氏曉示康居，康居王乃罷兵。後忠說康居王詐降於超，超內知其奸，而外僞許之。忠輕騎詣超，超爲供帳設樂行酒，乃叱吏縛忠斬之。因擊破其衆，南道遂通。明年，超擊莎車，龜茲救之。超以計大破之，莎車降。自是威震西域，五十餘國悉納貢內屬焉。詔封超爲定遠侯，邑千戶。超自以久在西域，年老思土。十二年，上疏請歸，而超妹昭亦上書請超。帝感其言，乃徵還。超在西域三十一年，既還，拜爲射聲校尉，以胸脅疾卒。初超被徵，以戊己校尉任尙代超。尙謂超曰：「小人猥承君後，任重慮淺，宜有以誨之。」超教以毋嚴急明察，須蕩佚簡易，寬小過，總大綱。尙私謂所親曰：「我以班君尙有奇策，今所言平平耳。」尙至數年，西域果反亂，如超所誠。

編者曰：「班超一生所長，只在果敢二字。當是時，匈奴爲漢所苦，乃圖連絡西域諸國以抗漢，

超以三十餘人奉使絕域，運其縱橫捭闔之策略；奮其勇往無前之精神，三十年寄身虎口而安如泰山，卒使西域五十餘國率土朝貢，誰謂儒生胸中無十萬甲兵哉？嚮使超不使西域，或使而不得其人，則以匈奴之盛，又合西域諸國之兵以入寇，邊患有不堪設想者矣！然則班超之功，豈在衛霍下哉？」

## 李廣

李廣，隴西成紀人也。廣家世世善射法。漢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蕭關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，用善射，殺虜首多，爲漢郎中。嘗從行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。文帝曰：「惜乎！子不遇時。如今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何足道哉！」吳楚七國之亂，從周太尉亞夫擊吳楚軍，還徙爲上谷太守，與匈奴日以合戰，公孫昆邪爲上泣曰：「李廣才氣，天下無雙，自負其能，數與虜敵戰，恐亡之。」於是乃徙上郡太守，遍歷北地諸郡，皆以力戰爲名。匈奴大入上郡，天子使中貴人從廣，勒習兵擊匈奴，中貴人將騎數十縱，見匈奴三人與戰，三人還射，傷中貴人，殺其騎且盡。中貴人走廣，廣曰：「是必射鵠者也。」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，三人亡馬步行，行數十里，廣射之，殺其二人，生得一人，果射鵠者也。已縛之上山，望匈奴數千騎，見廣以爲誘騎，皆驚上山陳。廣之百騎大恐，欲馳還走。廣令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，令曰：「皆下馬解鞍。」於是胡騎不敢擊，夜半皆引去。平旦，廣乃歸其大軍。武帝立，以廣爲名將也，使爲未央衛尉。廣爲將無部曲行陣，就善水草屯舍止，人人自便，不擊刁斗以自衛。幕府省約文書籍事，然亦遠斥候，未嘗遇害。而程不識則正部曲行伍營陳，擊刁斗，士吏治軍簿。至

明軍不得休息；然亦未嘗遇害。是時李廣、程不識俱爲名將。然匈奴尤畏李廣之略。後四年爲將軍，出雁門擊匈奴，兵敗，爲匈奴所得，置廣二馬間，絡而盛行。廣佯死，睨其傍，有一胡兒騎善馬，廣騰上胡兒馬，因推墮兒，取其弓，鞭馬馳還，以失亡多當斬，贖爲庶人。家居數載，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，嘗夜從一騎出，從人田間飲，還至霸陵亭，霸陵尉醉，呵止廣。廣騎曰：「故李將軍。」尉曰：「今將軍尙不得夜行，何故也？」止廣宿亭下。居無何，拜廣爲右北平太守，廣卽請霸陵尉與俱，至軍而斬之。廣居右北平，匈奴聞之，號曰「漢之飛將軍」，數歲不敢入。廣嘗出獵，見草中石，以爲虎而射之，中石沒鏃，視之，石也。因復更射之，終不能入。廣廉得賞賜，輒分其麾下。飲食與士共之。終廣之身，家無餘財。廣之將兵，絕乏之處，見水，士卒不盡飲，廣不近水；士卒不盡食，廣不嘗食；寬緩不苛，士以此樂爲用。廣爲人長，猿臂，其善射亦天性也。元朔元年，爲後將軍。後三年，與博望侯張騫復出擊匈奴。時廣之軍吏及士卒或致封侯，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，朔言廣嘗殺已降，所以不侯。後二年，又從衛青擊匈奴，青陰受上誡，以爲李廣老數奇，毋令當單于。後以失道，爲大將軍所責。廣曰：「諸校無罪，乃我自失道也。」因謂其麾下曰：「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，今幸從大將軍出，接单于兵，而大將軍又徙廣部，行回遠而又迷失道，豈非天哉？」且廣年六十餘矣，終不能復對刀筆。

之吏，遂引刀自剄，一軍皆哭，百姓聞之，無老壯皆爲垂涕云。

編者曰：『匈奴至漢時尤強盛，其爲患且與漢室相始終。武帝非僅好大喜功，徒以胡騎南下，邊邑爲墟，若不力爲之備，勢必深入腹地；中原陸沉，自可翹足而待。其出師討伐，蓋不得已也。李廣爲將，能與士卒同甘苦，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，未嘗自餒，爲吾國禦侮史中有數人物。至其臨終數語，慷慨激昂，尤具英雄本色，蓋是時漢法嚴，于武臣尤寡恩云。』

## 諸葛亮

亮字孔明，瑯邪陽都人也。躬耕隴畝，好爲梁父吟。身長八尺，每自比於管樂，時人莫之許也。惟博陵崔州平、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，謂爲信然。亮讀書務觀其大，嘗從容抱膝長嘯。時先主屯新野，徐庶謂之曰：「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。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」先主曰：「君與俱來。」庶曰：「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。將軍宜枉駕顧之。」由是先主遂詣亮，凡三往乃見。因屏人曰：「漢室傾頽，奸人竊命，主上蒙塵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遂用猖獗，至於今日。然志猶未已，君謂計將安出？」亮答曰：「自董卓以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者，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衆寡，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爲強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；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爲之用，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國；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國，高帝因之以成帝業。劉璋關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益，保其巖

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，將荊州之兵，以向宛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」先主曰：「善。」於是與亮情好日密。關、張等不悅。先主曰：「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。願諸君勿復言。」羽、飛乃止。（按魏略及九州春秋以謂亮先詣備，故非有舊，備以亮年少待以諸生，時備方結髮牛尾，亮因以進言云云非也。）劉表長子琦，亦深器亮，琦爲後母所譖，不自安，亮爲策畫，會黃祖死，遂出爲江夏太守。後表卒，次子琮聞曹公來征，遣使請降。先主在樊聞之，率其衆南行，爲曹操所追破。先主至於夏口，亮曰：「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」時權擁衆在柴桑，觀望成敗。亮往說之，權大悅。卽遣周瑜、程普、魯肅等水軍三萬，隨亮詣先主，并力拒曹，操敗於赤壁，引軍歸鄴。先主遂收江南，以亮爲軍師中郎將，使督零陵、桂陽、長沙三郡，調其賦稅，以充軍實。建安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，使擊張魯，亮與關羽守荊州，先主自葭萌關還攻璋，亮與張飛、趙雲等率衆泝江，分定郡縣，與先主共圍成都，成都平。以亮爲軍師將軍。先主外出，亮常鎮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及先主卽帝位，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。章武三年，先主於永安宮病篤，召亮於成都，囑以後事。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：「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」建興元年，封武鄉侯，開府治事，又領益州牧。政事無巨細皆決於亮。南中諸郡，



並皆叛亂。亮以新遭大喪，未便加兵，因遣使與吳和親，遂爲與國。三年春，亮率衆南征，其秋悉平。軍資所出，國以富饒。乃治戎講武，以俟大舉。五年，率諸軍北駐漢中，屯於沔陽。六年春，揚聲由斜谷道取郿，使趙雲、鄧芝爲疑軍，據箕谷；亮身率諸軍攻祁山，戎陣整齊，賞罰肅而號令明。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應亮，關中震動。魏明帝使張郃拒亮，馬謖與戰於街亭，謖違亮節度，大爲郃所破。亮還漢中，戮謖以謝衆，上疏自貶。冬復出散關，圍陳倉，糧盡而返。九年復出祁山，以木牛運糧，糧盡退軍。十二年春，亮悉大衆出斜谷，以流馬運糧，武功五丈原，與司馬懿對於渭南，分兵屯田爲久駐計；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相持百餘日，懿竟不敢出。其年八月卒於軍，時年五十四。懿按行其營壘處所，曰：『天下奇才也。』謚爲武侯。

編者曰：『諸葛亮輔佐豫州，處羣雄角逐干戈擾攘之際，決策制勝，遂使半生戎馬，寸土無依之失敗英雄，繼漢祀於已絕，遂南面而稱尊，謂非命世之奇才歟？永安託孤，嗣主繼立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；千載而下，讀前後出師表，有不令人激發而興起者乎？當是時也，吳魏交侵，蠻夷窺伺，以僻處一隅之巴蜀，當四面環攻之強寇，此亦一非常時期也。而亮乃能外禦侵略，內安反側，應付裕如，處之泰然，使耕戰有伍，刑賞必信，田疇闢而倉廩實，器械利而積蓄饒，恩威並濟，上下有節，行法嚴

而人悅服，用力盡而下不怨，則其爲治之道，非惟切中時弊，抑亦千古不易之法也。至陳壽謂其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，則以有私憾在，豈定論乎？」

## 祖逖

祖逖，字士稚，范陽道人。也。爲北州舊姓。逖少孤，性豁蕩，不修儀檢。年十四五，猶未知書，諸兄每憂之。然輕財好俠，慷慨有節尚。每至田舍，輒稱兄意，散穀帛以賙貧乏。鄉黨宗族以是重之。後乃博覽書記，該涉古今，往來京師，見者謂逖有贊世才。僑居陽平，年二十四，陽平辟察孝廉，司隸再辟舉秀才，皆不行。與司空劉琨，俱爲司州主簿。情好綢繆，共被同寢。中夜聞荒鷄鳴，琨覺曰：「此非惡聲也。」因起舞。逖琨並有英氣，每語世事，或中宵起坐，相謂曰：「若四海鼎沸，豪傑並起，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。」辟齊王冏大司馬掾，轉主簿。累遷太子中舍人。從惠帝北伐，王師敗績於蕩陰，遂退還洛。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，濟陰太守，母喪不之官。及京師大亂，逖率親黨數百家，避地淮泗，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，躬自徒步，藥物衣糧，與衆共之。又多權略，是以少長咸宗之。推逖爲行主，達泗口，元帝迎用爲徐州刺史，尋徵軍諮祭酒，居丹徒之京口。逖以社稷傾覆，常懷振復之志。賓客義徒，皆暴桀勇士，逖遇之如子弟。時揚土大饑，此輩多爲盜竊，攻剽富室。逖撫慰問之曰：「比復南塘一出否？」或爲吏所繩，逖輒擁護解救之，談者以此少逖，然自若也。時帝方拓定江南，未遑

北伐。遼進說曰：『晉室之亂，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；由藩王爭權，自相誅滅，遂使戎狄乘隙，毒流中原。今遺黎既被殘酷，人有奮擊之志，大王誠能發威命將，使若遼等爲之統主，則郡國豪傑，必因風向赴，沉溺之士，欣於來蘇，庶幾國恥可雪，願大王圖之！』帝乃以遼爲奮威將軍、豫州刺史，給千人廩，布三千匹，不給鎧仗，使自招募，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，中流擊楫而誓曰：『祖、遼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大江。』辭色甚壯，衆皆慨嘆。屯於江陰，起冶鑄兵器，得二千餘人而後進。尅讎城，破陳川、石季龍等，又破石勒之衆，勒鎮戍歸附者甚多。時趙固、上官巳、李距、郭默等，各以詐力相攻擊，遼遣使和解之，示以禍福，遂受遼節度。遼愛人下士，雖疏校賤隸，皆恩禮遇之；由是黃河以南，盡爲晉土。其有微功，賞不踰日。躬自儉約，勸督農桑。尅己務施，不畜資產，子弟耕耘，負擔樵薪，又收葬枯骨，爲之祭醮，百姓感悅，嘗置酒大會，耆老中坐流涕曰：『吾等老矣，更得父母，死將何恨！』乃歌曰：幸哉遺黎免俘虜，三辰旣朗遇慈父；玄酒忘勞甘瓠脯，何以詠恩歌且舞。其得人心如此。故劉琨與親故書，盛贊遼威德，詔進遼鎮西將軍，石勒不敢窺兵河南，使成皋縣修遼母墓，因與遼書求通使互市；遼不報書而聽互市，收利十倍，於是公私豐贍，士馬日滋；方當推鋒越河，掃清冀朔，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，意甚怏怏，且慮有內難，大功不成，感激發病。遼雖內懷憂憤，而圖進取不輟，

營繕武牢城，城北臨黃河；西接成皋，四望甚遠。逖恐南無堅壘，必爲賊所襲。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，新蔡內史周閔率衆築壘，未成而逖病甚，俄卒於雍丘，年五十六。豫州士女，若喪考妣，譙梁百姓爲之立祠。王敦久懷逆亂，畏逖不敢發，至是始得肆意焉。

編者曰：「祖逖聞雞起舞，渡江擊楫，慨然有收復河北之志，其事至今猶豔稱之。當時黃河以南，盡樹漢幟，向使朝廷資以軍馬，一其事權，別遣名將與之呼應，佐其進取，則蕩滌腥羶，還我河山，自可豫期。而乃天不假年，將星遽殞，遂使洛陽銅駝，長埋荆棘；新亭名士，淚洒秋風。江左之局，終於偏安，寧不可惜！嗟夫！風景不殊，千古同慨，大江滾滾，流恨東去，擊楫中流者誰耶？荒雞夜啼，風雨如晦，振衣起舞者誰耶？有志青年，當奮發踔厲，以赴國難，毋徒讓祖士稚專美於前也。典型俱在，跂余望之。」

## 張巡

張巡，字巡，鄧州南陽人。博通羣書，曉戰陣法。志氣高邁，略細節，所交必大人長者，不與庸俗合。時人叵知也。開元末，擢進士第。出爲清河令，治績最。秩滿還都，更調真源令。安祿山反，天寶十五年正月，賊會張通、晤、陷宋、曹等州，譙郡太守楊萬石降，逼巡爲長史，使西迎賊軍。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，遂起兵討賊，從者千餘。單父尉賈贄至雍丘，巡與之合，有衆二千。時雍丘令狐潮舉縣城附賊，巡屠其妻子磔城上。潮以賊衆四萬薄城，人大恐。巡諭諸將曰：「賊知城中虛實，有輕我心，今出不意，可驚而潰也。乘之，勢必折。」諸將曰：「善。」巡乃分千人乘城，以數隊出身前驅，直薄潮軍，軍却。明日賊攻城，設百樓，巡柵城上，束芻灌膏以焚，賊不敢向。巡伺隙擊之，積六旬，大小數百戰，士帶甲食，裹創門，潮遂敗退，追之幾獲。潮怒，復率衆來，然素善巡，至城下情語。巡曰：「本朝危蹙，兵不能出關，天下事去矣！足下以羸兵守危磔，忠無所立，盍相從以苟富貴乎？」巡曰：「古者父死於君，義不報，子乃銜妻孥怨，假力於賊，以相圖。吾見君頭于通衢爲百世笑，奈何！」潮赧然去。是時王命不通，大將六人，皆勸降，巡責以大義，斬之；士心益勸，會乏糧，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，巡夜壁城南，潮悉

軍來拒，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，焚其餘而還。城中矢盡，巡縛藁爲人千餘，被黑衣，夜縋城下；潮兵爭射之久，乃知藁人。還得箭數十萬。其後復夜縋人，賊笑不設備，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，軍大亂，焚其壘幕，追犇十餘里，賊慚，益兵圍之，薪水竭，巡給潮欲引軍走，請退二舍，使我逸，潮不知其詐，許之，遂出城撤屋發木而還爲備。又給其馬，潮責巡，答曰：「吾欲去，將士不從奈何。」明日潮至，陣未成，巡騎突出擊之，潮遁還陳留。方雍丘圍急時，巡將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，賊伏弩發，六矢著面，萬春不動，潮疑爲木人，謀得實，乃大驚。遙謂巡曰：「向見雷將軍，知君之令嚴矣！然其如天道何哉！」巡曰：「君未識人倫，焉知天道。」既因外援絕，據衆保寧陵，至睢陽與太守許遠、城父令姚開等合，乃遣雷萬春、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，斬賊將二十，殺萬餘人，投尸於汴，水爲不流。至德二年，祿山死，慶緒遣其子尹子奇以兵十餘萬攻睢陽，巡勵士固守，日中二十戰，氣不衰。許遠者，與巡同年生，呼巡爲兄，自以才不及巡，請稟軍事而居其下，巡辭不受，遠於是專治軍糧戰具，有詔拜巡御史中丞，巡欲乘勝擊陳留，子奇聞復圍城，巡語其下曰：「吾蒙上恩，賊若復來，止有死耳；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，以此痛恨。」聞者皆感慨，巡欲射子奇不能辨，因剡藁爲矢，中者喜謂巡矢盡，走向子奇，乃得其狀，使霽雲射，一發中左目，賊還，七月復圍城。初睢陽穀六萬斛，可支一歲，至是食盡，士

日賦米一勺，斫木皮，鬻紙而食，才千餘人，皆羸劣不能戰；救兵不至，賊知之，攻益急，巡士多餓死，存者皆傷，瘡氣乏；巡出愛妾曰：「諸君經年乏食，而忠義不稍衰，吾恨不割肌以啖衆，寧惜一妾，而坐視士飢。」乃殺以大饗，坐者皆泣，遠亦殺奴僮以哺卒；至羅雀掘鼠煮鎧弩而食。時賀蘭進明屯臨淮，許叔冀尙衡次彭城，皆觀望莫肯救，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，僅遺布數千端，霽雲罵之。巡復遣突圍如臨淮告急，既見進明，進明曰：「睢陽存亡已決，兵出何益？」霽雲曰：「城或未下，如已亡，請以死謝大夫。」進明忌巡聲威，恐成功，初無出師意，又愛霽雲壯士，欲留之，爲大饗，樂作，霽雲泣曰：「昨出睢陽時，將士不粒食已彌月，今大夫兵不出，而廣設聲樂，義不忍獨享，雖食不下咽，今主將之命不達，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，歸報中丞也。」因拔佩刀斷指，一座大驚爲出涕，卒不食去，抽矢回射佛寺浮圖，矢著磚曰：「吾破賊還必滅賀蘭，此矢所以志也。」至真源，李賁遣馬百匹，次寧陵，得兵三千，夜冒圍入，方大霧，巡聞戰聲曰：「此霽雲等聲也。」乃啓門并驅賊牛數百入，將士相持泣，賊知外援絕，圍益急；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，若棄之，賊乘勝鼓而南，江淮必亡，且師飢，衆行必不達。十月賊攻城，士病不能戰，巡西向拜曰：「孤臣備竭勿能全，臣生不能報陛下，死爲厲鬼以殺賊。」城遂陷，與遠俱被執。子奇以刀抉巡口齒，存者三四，欲脅降，不屈。又欲降霽雲，未應，巡呼曰：「南八



男兒死耳！不可爲不義屈！」霹雲笑曰：「將欲有爲也，公知我者敢不死。」亦不肯降。乃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。

巡身長七尺，鬚髯每怒盡張，讀書不過三復，終身不忘。爲文章不立稿，睢陽士卒居人，一見問姓名，其後無不識。歷大小四百戰，斬將三百，卒十餘萬；用兵未嘗依古法，械甲取之於敵，未嘗自修；賞罰信，與衆共甘苦寒暑，雖廝養必整衣見之；下爭致死力，故能以少擊衆，被圍久，初殺馬食，既盡而食，婦人老弱，凡食三萬口，人知將死，而莫有叛者。城破，遺民只四百而已！詔贈揚州大都督，立廟睢陽，大中時圖像於凌烟閣。

編者曰：「張巡苦守睢陽，保障江、淮，唐室之不亡，巡之功也。唐書忠義列傳所以贊之者至矣，於茲故不贊。」

## 郭子儀

郭子儀，華州鄭人，長七尺二寸，以武舉異等，累遷單于副都護、九原太守、安祿山反，充朔方節度使，率本軍東討，收馬邑、雲中，加御史大夫。賊陷常山，河北郡縣皆沒。初，子儀與李光弼不相能，雖同盤飲食，常睨目相視，不交一言。及子儀代安思順爲朔方節度，光弼欲亡去，計未決。旬日，詔光弼、子儀率兵東去趙、魏。光弼入曰：「一死固甘，乞免妻子。」子儀趨下，持手上堂曰：「今國亂主遷，非公不能東伐，豈懷私忿時耶？」執手涕泣，相勉以忠義，共攻賊常山拔之，引軍下阱井，與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十萬，南攻趙郡，擒賊四千，還常山。思明以衆數萬尾軍，又破之於沙河。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，子儀曰：「彼持加兵，心易我，心不固，戰則克矣。」與戰士殊死鬥，遂破之，斬首三千，俘五百人。賊不得意，氣益老。乃與光弼、僕固懷恩擊賊嘉山，斬首四萬級，獲人馬萬計。思明犇博陵。會哥舒翰敗，天子入蜀，太子卽位靈武，詔班師。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，國威大震，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賊將阿思那從禮迫行在，子儀擊敗之，執獲數萬，河曲平。二年，攻賊崔乾祐於潼關，乾祐敗走，進復永豐倉，於是關陝始通。詔還鳳翔，進司空，充關內河東副元帥，率師趨長安，與賊

安守忠大戰不利，收潰卒保武功。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，斬首六萬，生擒二萬，賊帥張通儒夜亡。王師入京，老幼夾道呼曰：『不圖今日復見官軍！』王休士三日，遂東。安慶緒聞王師至，悉衆十萬助通儒，旗幟鉦鼓徑百餘里，師至新店，賊已輕騎出陣，子儀悉軍追，橫貫其營，賊張兩翼包之，官軍却。李嗣業率回紇從後擊，飛矢射賊，賊驚曰：『回紇至矣！』遂大敗，僵尸相屬於道。慶緒渡河保相州，遂收東都，於是河東、河西、河南悉平。以功加司徒，封代國公。入朝，帝遣具軍容勞之。灑上曰：『國家再造，卿力也。』詔還東都，經略北討。乾元元年，破賊河上，執安守忠以獻，帝卽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，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。子儀濟河圍衛州，斬首四萬級，獲鎧甲數十萬，執安慶和，收衛州。又戰愁思崗，破之，連營進圍相州，城中糧盡，人相食。慶緒求救於史思明，思明自魏來，李光弼等前軍遇之，戰於鄴南，夷負相當；子儀督後軍，未及戰，會大風拔木，跬步不能相物色。於是王師南潰，賊亦走，諸節度引還。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，時王師衆而無統，責功不專，是以及於敗。有詔留守東都，魚朝恩素疾其功，因是媒譖之，故帝召還子儀。子儀雖失軍，無少望，乃心朝廷。思明再陷河洛，西戎逼擾京輔，乃授子儀邢、寧、鄜、坊兩節度使，仍留京師。論者謂子儀有功社稷，置散地，非所宜。帝亦悟。上元初，詔爲諸道兵馬都統，爲朝恩沮解。明年光弼失河陽；又明年河中太原

亂，朝廷憂與賊合，而少年新將，望輕不可用，遂以子儀爲朔方、河中等州行營節度兼興平、定國副元帥，進封汾陽郡王。屯絳州。時帝已不豫，引子儀至臥內，謂曰：「河東事，一以委卿。」子儀至屯，誅爲首王元振等數十餘人，諸鎮皆惕息。代宗立，程元振忌宿將難制，離搆百計，因罷子儀副帥。時史朝義尙盜洛，梁崇義叛襄州，僕固懷恩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，犯奉天武功，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，鎮咸陽。初，子儀自罷相州歸京師，部曲離散，麾下才數十騎。至咸陽，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，天子幸陝，董行營還京師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，大閱兵，屯商州，威鎮關中，乃使知節爲前鋒，屯韓公堆，擊鼓張旗幟，夜叢萬炬以疑賊，民給虜曰：「郭令公來！」虜懼，夜潰。破賊書聞，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，自變生倉卒，賴子儀以安。故天下皆咎程元振。元振懼，乃說帝都洛陽。子儀極言不可。帝得奏，泣謂左右曰：「子儀固社稷臣也，朕西決矣。」乘輿還，子儀頓首請罪。帝曰：「用卿晚，故至此。」乃賜鐵券，圖形凌烟閣。僕固懷恩縱兵掠邠、汾，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，河中節度使，屯河中。廣德二年，進太尉。懷恩誘吐蕃，回紇，党項入寇，諸將請擊之，子儀堅壁待，賊果遁。永泰元年，懷恩復入寇。京師大震，急召子儀屯涇陽，軍才萬人。比到，虜騎已合圍。子儀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，回紇怪問：「是爲誰？」報曰：「郭令公。」驚曰：「令公存乎？」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，令公卽世，中國無主，故

我從以來，令公存；天可汗存乎？」報曰：「天子萬壽。」回紇悟曰：「彼欺我乎？」子儀使諭虜曰：「昔回紇涉萬里，戡大憝，助復二京，我與若等休戚同之。今乃棄舊好，助叛臣，一何愚。彼背主棄親，於回紇何有？」回紇曰：「本謂公云亡，不然何以至此，今誠得使我見乎？」子儀將出，左右諫。子儀曰：「虜衆數十倍，今力不敵，吾將示以至誠。」即傳呼曰：「令公來！」虜皆持滿待，子儀從數十騎出，免胄見其大會曰：「諸君同艱難久矣，何忽忘忠義而至是耶？」回紇舍兵下馬拜曰：「果吾父也！」子儀即召與飲，遺錦綵結歡，誓好如初。會懷恩暴死，子儀乃合回紇破吐蕃十萬於靈台，斬級五萬，俘萬人。遂自涇陽入朝，加封二百戶，還河中。德宗立，攝冢宰，賜號尙父。建中二年薨，年八十五。帝爲廢朝五日，詔羣臣往弔，隨喪所須，皆取於官。及葬，帝御福安門，哭過其喪。百官陪位流涕。諡忠武。子儀事上誠；御下恕，賞罰必信，無纖介顧望，故讒間不行。田承嗣傲很不軌，子儀嘗遣使至魏，承嗣西望拜，指其膝謂使者曰：「茲膝不屈於人久矣，今爲公拜。」麾下宿將數十，皆王侯貴重；幕府六十餘人，後皆爲將相顯官，其取士得才如此。代宗不呼名，呼爲大臣，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。八子七婿皆顯貴，諸孫數十人不能盡識。至問安，但頷之而已。富貴壽考，哀榮始終，人臣之道無缺焉。

編者曰：「玄宗晚年，耽於逸樂，佞倖間進，遂召漁陽之禍。其時承平日久，軍備廢弛，文武恬嬉，

不識干戈爲何物；祿山遂得長驅而進，胡騎所過，河北郡縣盡皆殘破；潼關既失，翠華南幸，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，賊勢益張，唐之社稷，已等滅亡。僕固懷恩誘回紇、吐蕃數十萬入寇，入醴泉，破奉天，倉皇禦敵，衆寡懸殊，懷恩宿將，回紇、吐蕃又皆百戰勁旅，卵石之勢成，勝負之數決，唐之社稷已等於再度滅亡；支大廈於將傾，作中流之砥柱者，子儀一人而已。史稱其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。豈虛語哉！昔宗留守之將薨也，謂諸將曰：「吾以二帝蒙塵，積憤至此，汝等能殲敵，吾死無恨。」張忠獻之得疾也，手書付二子曰：「吾嘗相國，不能恢復中原，雪祖宗之恥，卽死，不當葬我先人墓，葬我衡山下足矣。」黃幟不舉，劉信叔憤而嘔血；妖星夜見，祖士稚憂而成疾，此數子者忠義之氣，上薄雲霄，若聞其語，如見其人，民族英雄，固吾儕所當崇拜而尸祝之者也，然而令公尙矣！

## 劉晏

劉晏，字士安，曹州南華人。玄宗封泰山，晏始八歲，獻頌行在，帝奇其幼，命宰相張說試之。說曰：「國瑞也。」授太子正卿，號神童。天寶中，調夏令，未嘗督賦，而輸無逾期。補溫令，所至有惠利可紀。祿山亂，永王璘署晏右職，固辭。詔拜度支郎，領江淮租庸事。尋遷河南尹。史朝義盜東都，進戶部侍郎，兼度支鑄錢鹽鐵等使。鄭叔清等罷，兼京兆尹，爲宰相蕭華所忌，貶通州刺史。代宗立，復爲京兆尹，領度支、鹽鐵轉運、鑄錢、租庸使。時大兵後，京師斗米千錢，旬農按穗以輸；晏乃自按行，浮淮泗達於汴，入於河，右循砥柱，硤石，觀三門遺跡，至河陰鞏洛，見宇文愷、梁公堰，斷河通濟渠，視李傑新堤，盡得其利病。然畏爲人牽制，乃遺書宰相元載，陳漕運利害，載卽盡以漕事委晏。故晏得盡其才，隨江、汴、河、渭所宜：江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河，河船不入渭；江南之運積揚州，汴河之運積河陰，河船之運積渭口，渭口之運入太倉。歲輸始至，天子大悅，遣衛士以鼓吹送於渭橋東，馳使勞曰：「卿朕鄼侯也。」凡歲致四十萬斛。自是關中雖水旱，物不翔貴矣。再遷吏部尙書，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。又知吏部三銓事，推處最殿分明，下皆懼服。晏分置諸道租庸使，慎簡臺閣之士專之。時經費不充，

停天下攝官，獨租庸得補署。積數百人，皆新進銳敏，盡當時之選，趣督依辦，故能成功。雖權貴干請者，未嘗使親事，是以人人勸職。嘗言士有爵祿，則名重於利；吏無榮進，則利重於名。故檢核出納，一委士人，吏惟奉行文書而已。所任雖數千里外，奉教令如目前，頻伸諧戲不敢隱，惟晏能行之，他人不能也。李靈耀反河南，節帥或不奉法，擅征賦，州縣益削，晏嘗以羨補之，人不加調，而所入自如。第五琦始權鹽佐軍興，晏代之，法益密，利無遺入。初歲收緡錢六十萬，末乃倍之，計歲入千二百萬，民不告勤。諸道巡院皆募駛足，置驛相望，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，雖甚遠，不數日即知。是能權萬貨輕重，天下無甚貴甚賤，而物常平。所居粗樸庫陋，飲食儉狹，室無媵婢。大曆時政因循，軍國皆仰晏。德宗立，言者屢請罷轉運使，晏亦固辭，不許。初，楊炎與晏各盛氣不相下，晏治元載罪，而炎坐貶。及炎執政，遂罷晏使，貶忠州刺史。建中元年，賜死。年六十五，天下怨之。錄其家，唯雜書二乘，米麥數斛。人服其廉。晏所辟皆有名於時，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，以爲管、蕭之亞。並著論記其詳，以爲開天以後，戶口不過二百萬，晏通計天下經費，謹察州縣災害，獨除振救，不使流離死亡，罷無名之斂，正鹽官法，以裨用途。起廣德二年，盡建中元年，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。晏以爲王者愛人，不在施與，當使耕耘織飪，歲平斂之，荒年蠲救之；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。每州縣荒歉有端，則計



官所贏，先令曰，蠲某物，貸某戶，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聞。晏又以常平法：豐則貴取，飢則賤與，率諸州米常貯三百萬斛，豈非所謂有功於國者耶。

編者曰：『國家歲入，無一而非取諸民者也。欲使上足用而下不困，捨以養民爲本，道末由從。苟用於上者無度，而取於下者無限，則民力竭而供億窮，是上下交困之道也。史稱劉晏因平準法，幹、山海、排商貨、制萬物低昂，常操天下贏貲，以佐軍興，雖拏兵數十年，斂不及民，而用途足；其所設施，以養民爲本，非聚斂掊尅者比明矣。漢高與項王決戰滎陽，成臯間，賴蕭何居關中轉粟濟軍，卒奏全功；管仲治齊，以實倉廩，足衣食爲本，而齊以霸。國家當非常之時，前方攻守之利鈍，與後方軍資之接濟，息息相關。即在戰爭未發之先，處境險惡之際，審時度勢，開源節流，欲使於戰爭既發之後，足軍用而厚民力，謀持久而抗封鎖，則劉晏養民以足財，統制以利用之道，爲不可廢也矣。』

## 王安石

王安石，字介甫，臨川人。少好讀書，過目終身不忘；屬文動筆如飛，見者皆服其精妙。曾鞏、歐陽修輩延譽之。擢進士第，爲淮南判官，調知鄞縣，興水陸之利，貸穀與民，立息以償，俾新陳相易，邑人便之。文彥博爲相，乞不次進用，以激奔競之風。屢遷爲度支判官。安石議論高奇，果於自用，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。於是上萬言書，言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，風俗日以衰壞，患在不知法度，不法先王之政故也。法先王之政者，法其意而已；法其意，則吾所改易更革，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，囂天下之口，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。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財；取天下之財，以供天下之費，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。患在治財無其道爾。云云。後安石當國，其所注措，大抵皆祖此書。終英宗世，以忤執政，不得展其志。神宗在藩邸，韓絳兄弟及呂公著三人盛稱安石才。及卽位，命知江寧府，尋召爲翰林學士。入對，帝問爲治所先。對曰：『以擇術爲先。』二年拜參知政事，上問設施之道。安石曰：『變風俗，立法度，方今之所急也。』上以謂然。於是立置制三司條例司，與陳升之同領之。新法遂次第施行。諸凡異己者，悉遭竄逐，雖爲之延譽如呂公著、韓維，爲之推薦如文彥博、歐陽修，前輩

如韓、富；交友如司馬光，皆排斥。其子雱竟大言曰：「梟韓琦、富弼之頭於市，則法行矣。」於此，尤足見其父子之決心。是時天下久旱，帝憂形於色，而鄭俠上疏，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。慈聖、宣聖二太后流涕爲帝曰：「安石亂天下。」帝亦疑之，遂罷安石。而韓絳、呂惠卿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，時號絳爲傳法沙門；惠卿爲護法善神。而惠卿實欲自得政，忌安石，絳覺其意，密白帝召還。八年復相，與惠卿相傾尤力。上頗厭安石所爲，安石亦以子雱死，尤悲傷不堪，力請解幾務，遂罷爲鎮南軍節度使，同平章事判江寧府。元豐三年，封荆公。元祐元年卒，年六十八。初，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，頒之學官，天下號曰新義。晚居金陵，又作字說，多穿鑿傳會，其流入於佛老，一時學者無敢不習。主司純用以取士，士不得自名一說，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，黜春秋不使列於學官，目爲爛斷朝報。安石性強伎，遇事無可否，自信所見，執意不回。甚謂天變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。故當時士大夫尤非之云。

編者曰：「安石所行新法，蓋本周禮。天無曠時，地無曠利，人無曠力，盡三才之道以富天下。」之義。綜其程序，可分爲理財、足兵、教育三者。至其所以毅然變法之背景，亦有可得而言者。蓋當時北有契丹，西有元昊，歲幣頻輸，軍費濫支，而在朝執政者，以苟且因循維持現狀爲務，徒爭細節，罔

知大計，內政之腐敗已極；同時於軍備方面，廢弛尤甚。至於教育，亦以所學非所用，而有待於改革。安石處此外患深重，財力凋弊，民政、軍政腐敗廢弛之時，盱衡時局，斟酌情勢，計非變法不足以圖自強；非變法亦不足以言禦侮，故其始即以變風俗、立法度爲務。及至政權在握，乃本其一貫政策，施行獨裁，雷厲風行，鞭笞流俗，罷斥異己，毅力所趨，百折不回，務必達其抱持之目的而後已。揆其所爲，固不愧爲吾國第一流政治家，抑亦吾國民族英雄之一也。茲將安石所行新法，略誌其梗概如下：

(甲)關於理財者：

(一)制置三司條例司 三司條例司爲獨立之理財機關。安石謂周置泉府之官，以確制兼併，均濟貧乏，變通天下之財。後世惟桑弘羊、劉晏粗合此意。今欲理財，當修泉府之法，以收利權。條例司職務專以修訂關於財政之一切法令。主財務者，得考三司簿籍，商量久經廢置之事。凡一歲用途及郊祀大費，皆編著定律，所裁省冗費十之四。實行緊縮，編製預算，其權力則力爲提高，公文不關中書，逕自行下，以免牽制。

(二)農田水利 安石知鄞縣時，起堤堰、決隄塘，興水陸之利，已注意農田水利事宜。迨三司條

例司立，建議遣使分行諸路，相度農田水利，賦稅科率，徭役利害。遣劉彝等八人，分路稽求。又訂水利制度，凡有能知土地所宜，種植之法，及修復陂湖河港，或原無陂塘圩埧，溝洫，而可以創修，廢田曠土，可以糾合興修等等，皆得自効。又許貸常平錢支給用，由是上策者日多。文獻載興修水利自熙寧三年至九年，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，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八十七頃有奇，亦可見興修之成績矣。

(三)均輸法 安石謂轉輸之勞逸，不可不均；用途之多寡，不可不通；貨賄之有無，不可不制；而輕重斂散之權，不可以無術，遂立均輸之法。均輸法者，以發運之職，改爲均輸，假之錢貨，凡上供之物，皆得徙貴就賤，用近易遠；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，得以便宜蓄買，而制有無，卽所以通貨物之有無，而制貨物之斂散之法也。

(四)青苗法 此爲吾國貧民借貸制度進一步之良法，亦卽今日農村貸款之所本。其法本創於陝西轉運使李參。安石倣行之，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，散於人戶，令出息二分，春散秋斂，如遇災傷，許展至豐熟日納，非惟足以備凶荒之患。民既受貸，則豪富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，以邀倍息。此救濟農村經濟之衰頹，防止土豪劣紳之剝削，法至善也。然常平廣惠之法廢，則自

青苗之行始。

(五)免役法 計人民產業，家資貧富之高下，別爲五等。依等第各令出錢，僱人充役。鄉戶自四等，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，兩縣有產業者，上等各隨縣，中等併一縣輸，析居者，隨所析而升降其等，歲以秋夏，隨等輸錢。曰免役錢。單丁、女戶、寺觀、品官之家，本來無役而出錢者，謂之助役錢。又恐巧避失實，乃責郡縣以農隙集衆，稽其物業，考其貧富，察其作僞，爲之升降。坊郭三年，鄉村五年。若故爲高下，以違制論。凡輸錢以州縣應用，雇直多少爲比，又額外增取二分，以備水旱欠闕，謂之免役寬存錢。此蓋安石以差役法病民已久，故創爲免役法以救濟之也。

(六)市易法 本法爲平均物價而立，前爲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所倡。安石以謂同於漢之平準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。其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，以田宅或金銀爲抵，當出息十分之二，過期不輸。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。又京師及諸州置市易務官，凡貨之可市，及滯於民而不得售者，平其價市之。願以易官物者聽，市易務官，所以總領其事者也。

(七)方田法 方田之法，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。歲以九月委令佐分地計畫，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；驗土地肥瘠而定其色。爰分五等，以定稅則，揭

示於民，一季無訟，卽付戶帖莊帳。凡方田之角，立土爲峯，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。凡析產典賣，官給契、縣置簿，割移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。均稅之法，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，舊常取蹙零，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之類，今不得取其數，均攤增展致溢舊額。凡越額增數皆禁，瘠鹵不毛，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，此卽今日之整理土地方案。蓋安石以從前農民土地，每被豪右兼併，而賦稅則仍由農民負擔。豪右則有田而無稅，農民則無田而有稅，田賦不均，農民愁苦，無由申說，此亦解放農民，實行按畝收稅之一法也。

(八)折二錢 當時論者謂錢流國外，國錢日耗，安石乃行折二錢以資救濟，其後又改鑄折十錢。

此外尙有更定陝西鹽鈔法，收免行錢，及手實法，而權蜀茶與設置河北糴使司，皆新法之關於理財者也。

(乙)關於足兵者：

(一)改諸路更戍法 宋初，總制天下兵馬，集於京師，其邊防要郡，須兵防守者，皆遣自京師。諸鎮之兵，亦皆更戍。兵無常帥，帥無常師，將與卒不相習，緩急不可恃。至是乃部分諸路將兵，總

隸禁旅，使兵知其將，將練其卒。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，有事而後遣焉。置將國內都爲九十二，以外有馬軍十三指揮，忠果十指揮，土軍二指揮，共二十五指揮，與將弁並行，規畫井然，其改革兵制之大略如此。

(二)保甲法 保甲卽變募兵而爲民兵之法也。藉鄉村之民，二丁取一，十家爲一保，五十家爲一大保，十大保爲一都保。每保置保長一人，大保置大保長一人，都保置正副都保各一人，皆以選舉。保丁皆授以弓弩，教之戰陣。每一大保，夜輪五人做盜，凡同保中犯罪知而不告者，罰之。窩藏強盜三人以上者，隣保雖不知情，亦科以失察之罪。有事則可調赴疆場；無事亦可捍衛地方。

(三)保馬法 宋初有羣牧監，專司養馬之事而無成效。安石乃行保馬之法。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，養二匹者聽，以監牧現馬給之。或官與其直，令自市，毋或強與，歲一閱其肥瘠，病死者補償。

(四)軍器監 神宗以前，軍器率由諸州上貢，庫吏但責其多寡之數而藏之，做惡朽蠹不顧也。至是設軍器監，總內外軍器之政，置判一人，同判一人，募良工爲匠師，官察其精窳而賞罰之。



先是軍器領於三司，及是統一於監，凡知軍器利害者，聽詣監自陳，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。

(丙)關於教育者：

(一)更定科舉法 罷詩賦明經諸科，以經義策論試士。

(二)立太學生三舍法 增太學生徒別爲三舍，始入爲外舍生，定額七百人，後增爲二千，內舍三百人，上舍百人，月考試其業，優等以次升舍。

(三)置諸路學官給諸路學田。

(四)設立武學 頒行孫子、吳子、司馬法、唐太宗李衡公問對、尉繚子、黃石公三略、六韜等武經七書。

(五)立律學、醫學。

自昔吾國言理財者，輒目之爲聚斂，詆之爲病民，士大夫恥與同列，甚至天災偶發，亦莫不應於其身，卜式謂烹弘羊，天乃雨，鄭俠亦以爲去安石，天乃雨，前後如出一轍，甚矣其不明事理也。至於士大夫平日浸淫於經傳，進身於詩書，言必法堯舜，行必師周孔，食古而不知化，執一而不知變，

以爲祖宗之法不可易，惟墨守成規之是務，偶有一二思想高超，奮發有爲之士，應時勢之需要，謀政治之改革者，則必結黨互援，羣起交攻，目爲異端邪說，必傾陷之而後快，當時所謂賢者猶不能免，吾不知其居心何等也。安石處宋神宗之時，目擊軍政日廢，財力日竭，而朝廷則暮氣沉沉，士子則學非所用，深知欲禦侮，非強兵不可；欲足用，非理財不可；欲使守經之流化而爲應變之才，尤非改革教育不可，故下極大決心，力排羣議，以行新法，當時雖阻力橫生，詆毀交至，卒不能安其位而去，新法之行，等曇花一現，然而千載而下，謀治國者，於安石政治思想之高超，與其運用之決心與靈活，孰有不欽佩而低首者哉？其引用呂惠卿輩也，非安石乏知人之明，乃因朝臣集體反對，無一肯贊其說而共其事者；掖而進之，蓋不得已也。徒法不能自行，豈足爲安石罪哉？自古有過人之才者，必有遺俗之累；欲大有爲於天下者，必先具大無畏之精神。善乎衛鞅之言曰：「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見非於世；有獨智之慮者，必見敖於民；論至德者，不和於俗；成大功者，不謀於衆。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禮。」然衛鞅相秦變法，秦人用之，卒以強國，安石相神宗行新法，而朝野囂然，詆誣百端，卒之法不行而宋室之積弱如故，二人者見信於其主則同，而所志之遂與不遂則異。新法之廢，豈惟宋室之不幸；抑亦安石之不幸也！噫！」

## 宗澤

宗澤，字汝霖，義烏人。自幼豪爽有大志。元祐六年進士，調館陶尉。適朝廷大開御河，時方隆冬，役夫僵仆於道。澤上書請止，上從之。調龍游令，民未知學，澤爲建庠序，風俗一變。通判登州，奏免官田糧萬餘緡。朝廷遣使結女真攻契丹。澤語所親曰：『天下自此多事矣。』退居東陽山谷間。靖康元年，起充和議使。澤曰：『是行不生還矣。』議者謂澤方剛不屈，恐害和議，遂不遣。命知磁州，卽日單騎就道，磁經敵蹂躪，人民逃徙，帑廩枵然。澤至，繕城壁，浚隍池，治器械，募義勇，爲固守計。除河北義兵都總管。金兵破真定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，澤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。康王再使金，行之磁，澤迎謁曰：『肅王一去不返，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，願勿行。』遂回相州。康王爲元帥，以澤爲副元帥，起兵入援。會欽宗手詔至自京師，言和議可成。澤曰：『金人狡譎，是欲款我師耳。君父之望入援，何啻飢渴，宜急引兵解京師圍，萬一敵有異謀，我兵已在城下。』遂先行。二年正月，澤至開德，十三戰皆捷。移書各路入援，皆以澤爲狂。澤以孤軍進，命陳淬、孔彥威等分敗金人於開德，轉戰而東，敵益生兵至，澤前後皆敵壘，乃下令曰：『今日進退等死，不可不從死中求生。』士卒知必死，無不一當。

百，金人大敗。澤暮徙其軍，金人夜至得空營，大驚。自是憚澤。金人既逼二帝北行，澤聞欲逕渡河，據金人歸路，邀還二帝；而勤王兵無一至者，因累表勸進。康王遂即帝位於南京。澤入見涕泗交流，陳興復大計。時與李綱同入對，相見論國事，慷慨流涕。上欲留澤，潛善等阻之。時金人有割地之議，澤上疏極言不可，上壯之，改知青州。時年六十九矣。李綱言：綏復舊都，非澤不可，尋知開封府。時敵騎留屯河上，金鼓之聲，日夕相聞，盜賊縱橫，人情洶洶。澤威望素著，既至，捕誅數人，盜賊屏息，民賴以安。河東巨寇王善，擁衆十七萬，欲據京城。澤單騎馳至善營，泣謂之曰：「朝廷當危難之時，使有如公一二輩，豈復有敵患乎？今日乃汝立功之秋，不可失也。」善感泣曰：「敢不効力。」遂解甲降。時楊進兵三十萬，王再興、李貴等各數萬，侵略爲患。澤遣人悉招降之。上疏請上還京，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。時金人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，澤曰：「此覘我也。」拘其人乞斬之；上親札諭澤竟縱歸。岳飛犯法將刑，澤一見奇之，曰：「此將才也。」會金人攻汜水，澤以五百騎授飛，使立功贖罪。大敗金人，升爲統制。飛由是知名。澤視師河北還，又上疏請上回汴京，不報。累疏皆爲王潛善等所抑，且笑爲狂。兀朮渡河謀攻汴，澤戒諸將保護河梁，以俟大兵之集。金人聞之遁去。二年，金人自鄭抵白沙，去汴京密邇，都人震恐，僚屬入問計。澤方對客圍棋，笑曰：「何事張皇？劉衍等在外，必能禦

敵。』乃選精銳數千繞敵後，伏其歸路；金人方與衍戰，伏起，前後夾攻，金人果敗。黏罕據西京，與澤相持。澤遣王宣與戰，大破走之，金人自是不復犯。王策本遼酋，爲金將，往來河上爲澤所擒，因問敵虛實，盡得其詳，遂決大舉之計。召諸將問曰：『汝等有忠義心，當協謀剿敵，期還二聖，以立大功。』言訖，淚下，諸將皆泣聽命。金人戰不利，悉引去。先是，澤去磁，以州事付李侃，統制趙世隆殺之；至是以兵二萬來歸，澤責之曰：『河北陷沒，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耶？』命斬之。澤聲威日著，北方聞其名，常尊憚之，對南人言必曰：『宗爺爺。』澤前後凡二十餘奏，請上還京，悉爲潛善等所抑，乃憂憤成疾，疽發於背，諸將入問疾，澤矍然曰：『吾以二帝蒙塵，積憤至此，汝等能殲敵，則我死無恨。』衆皆流涕曰：『敢不盡力。』諸將出，澤嘆曰：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』翌日風雨盡晦，澤無一語及家事，但呼過河者三而薨。都人號慟，遣表猶贊上還京，諡忠簡。澤自奉甚薄，常曰：『君父側身嘗膽，臣子乃安居美食耶？』澤卒，代者杜充盡返澤所爲，將士去者十五，豪傑不爲用，復去爲盜，而中原不可守矣。

編者曰：『國家當易姓之時，忠臣義士，何代無之，而於宋、明兩朝爲獨多；良以異族之入主中華，與自相爲更替者，異也。故豪傑之士，莫不椎心泣血，礪志矢忠，櫻城死守者有之；陷敵殺身者有

之舉火投池，刳腹裂肢以示不屈者有之。上至守土之臣，下至草澤之雄，莫不以恢復失土，湔雪國恥爲己任。此非得士之盛與養士之效，蓋非我族類鋤而去之之心，人人有焉。況士大夫乎？留守忠義，傳中已詳言之，臨終連呼渡河者三，悚然如聞其語，儼然如見其人也。」

## 岳飛

岳飛，字鵬舉，相州湯陰人。少負氣節，沉厚寡言，家貧力學，尤好左氏春秋、孫吳兵法。生有神力，未冠能挽弓三百斤，弩八石。學射於周同，同死，朔望設祭於其家。父曰：『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？』宣和四年，應宣撫劉韜募。康王至相，飛因劉韜見補承信郎，遷秉義郎，隸留守宗澤，戰屢有功。澤大奇之，曰：『爾智勇才氣，古良將不能過；然好野戰，非萬全計。』因授以陣圖。飛曰：『陣而後戰，兵法之常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』澤是其言。康王卽位，飛上書數千言，書聞，以越職奪官歸。詣河北招討使張所，所待以國士，問曰：『汝能敵幾何？』飛曰：『勇不足恃，用兵在先天謀；櫟枝曳柴則敗，荆、莫敖樵採以致絞，皆謀定也。』所矍然曰：『君迨非行伍中人。』借補武經郎，因與王彥有隙，復歸宗澤，爲留守使統制。澤卒，杜充代之，飛居故職。三年，賊王善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，飛所部僅八百衆，人懼不敵。飛曰：『吾爲諸君破之。』左挾弓，右運矛，橫衝其陣，賊亂，大敗之。尋授眞州刺史。杜充將還建康，飛曰：『中原地，尺寸不可棄，今一舉足，此地非我有也，他日欲取之，非數十萬衆不可。』充不聽，遂與俱歸。兀朮趨杭州，飛邀擊至廣德境中，六戰皆捷，禽其將王權，俘簽軍首領四十餘軍。

無現糧，將士忍飢，不敢擾民。四年，金人再趨常州，飛四戰皆捷，尾襲於鎮江，東又捷，戰於清水亭，又大捷。橫尸十五里。兀朮趨建康，飛設伏牛頭山，夜以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，金兵驚，自相攻擊，又大破之。新城兀朮奔淮西，遂復建康。尋討賊戚方降其衆。金攻楚急，飛抵承州，三戰三捷，殺高太保，俘會長七十餘人，援軍劉光世等皆不敢前，以師孤還。紹興元年，與張浚同討李成，成將馬進犯洪州，飛請自爲先鋒，重鎧躍馬，潛出賊右，突其陣，大敗之；進走筠州，又伏兵敗其衆，降者八萬餘人。成聞進敗，自以兵十餘萬來，被破於樓子莊，走蘄州，降僞齊。張用寇江西，飛以書招之，遂降。江、淮、平、浚奏飛功第一，加神武右軍副統制。寇范汝爲陷邵武，飛以兵保建昌軍及撫州，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，賊望見，相戒勿犯。二年，賊曹成擁衆十餘萬，由江西寇道、賀二州，成聞飛將至，驚曰：『岳家軍來矣。』卽分道而遁。飛遣張憲等招降二萬人，進兵追成，成走，宣撫使降嶺表平。秋入見，帝手書精忠。岳飛字，製旗以賜之。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寇，破襄陽、唐、鄧、隋、郢諸州及信陽軍。湖寇楊亦與通。飛渡江中流，顧幕屬曰：『飛不禽賊，不涉此江。』抵郢州城下，僞將京超號萬人敵，乘城拒飛，飛鼓衆而登，超投崖死，復郢州；遣張憲、徐慶復隋州，飛趨襄陽，李成迎戰，飛率王貴、牛皋大敗之，成夜遁，復襄陽；進兵鄧州，禽成黨高仲，復鄧州。帝聞之喜曰：『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，未知能破敵如此。』



又復唐州、信陽軍、襄陽平。兀兀劉豫合兵圍廬州，飛提兵趨救，張岳字旗與精忠旗，金兵一戰而潰。五年，除荆、湖、南、北、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右軍都統制，命招捕楊，先遣使招諭之，降其黨黃佐，張浚都督軍事參政席益疑飛頑寇，欲以聞，浚曰：『岳侯忠孝人也，兵有深機，胡可易言！』益慚而止。會浚召還，飛袖小圖示浚，浚欲候來年議之。飛曰：『已有定畫，都督能稍留，不八日可破賊。』浚曰：『何言之易也？』飛爲陳策略，浚許之。飛遂如鼎州，黃佐招楊欽來降，飛喜曰：『楊欽驍將既降，賊心腹潰矣！』禮遇甚厚，乃復遣歸。兩日，欽說余端、劉銑來降，是夜掩賊營，降其衆數萬，么負固不服，方浮舟湖中，以輪激水，其行如飛，傍置撞竿，官舟迎之輒碎。飛伐君山木爲巨筏，塞諸港汊；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，擇水淺處，遣善罵者挑之。賊怒來追，則草木壅積，舟輪礙不行，飛亟擊之，賊奔港中，爲筏所拒。又以巨木撞其舟，皆壞，么投水中，牛皋禽斬之。餘酋俱降。果八日而賊平。浚嘆曰：『岳侯神算也！』六年，太行、山、忠、義、社、梁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，率衆來歸。張浚至江，會諸大帥，獨稱飛與韓世忠可依大事，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。曰：『此君素志也。』居母憂，降旨復起，宜撫河、東、節、制、河、北、路，遣王、貴等攻下虢州，獲糧十五萬石，降其衆。復遣楊再興進兵長、水，再戰皆捷，中原響應。七年入見，進拜太、尉。飛數見帝，論恢復之策，帝答曰：『有臣如此，顧復何憂？』進止之機，朕不中制。』又召之。

寢閣，命之曰：『中興之事，一以委卿。』飛方圖大舉，會秦檜主和，又以與張浚議事不協，乃上章乞解兵柄，步歸廬山。帝累詔趣飛，飛趨朝待罪，帝慰遣之。又奏錢塘僻在海隅，非用武地，主遷都上游，不報。詔駐師江州爲淮、浙援，以計間兀朮廢劉豫。八年，召赴行在，會金遣使，將歸河南地，飛言金人不可信，和好不可恃，相臣謀國不臧，恐貽後世譏。秦檜銜之。十年，金人攻拱、亳，劉琦告急，飛馳援。帝賜札曰：『設施之方，一以委卿，朕不遙度。』飛乃遣王貴等分布經略，又命梁興、渡河、糾合、忠義社，取河東、北州、縣，而自以輕騎駐鄆城。兵勢甚銳，兀朮大懼。合龍虎大王等與韓常之兵逼鄆城。初，兀朮有勁軍，皆重鎧，貫以韋索，三人爲聯，號拐子馬，官軍不能當。是役也，以萬五千騎來，飛戒士卒以麻扎刀入陣，勿仰視，第斫馬足；拐子馬相連，一馬仆，二馬不能行，官軍奮擊，遂大敗之。兀朮大慟曰：『自海上起兵，皆以此勝，今已矣！』方鄆城再捷，飛謂子雲曰：『敵必還攻穎昌，汝宜速援！』既而，兀朮果至，雲以騎兵挺前決戰，步兵張左右翼繼之，殺兀朮壻 夏金吾，兀朮遁去。梁興等亦累捷，中原大震。飛進軍朱仙鎮，與兀朮對壘而陣。先是紹興五年，飛遣人招結二河豪傑，斂兵固堡，以待王師；至是李通等率衆來歸，金人動息，山川要塞，盡得其詳；磁、相、開、德、澤、潞之境，皆期日興師，百姓牽牛載糧，以食義軍。自燕以南，金號令不行，兀朮欲簽軍以抗，河北無一人從者。乃嘆曰：『我自

起北方以來，未有如今日之挫衄！金統制王鎮等，皆率所部降，韓常亦欲內附，飛喜，語其下曰：『直抵黃龍府，與諸軍痛飲耳！』方指日渡河，而檜欲劃淮以北棄之，諷臺臣請班師。先請張浚歸，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，乞令班師，一日奉十二金字牌，飛憤慨泣下，東向再拜曰：『十年之功，廢於一旦！』師還日，民遮道痛哭，訴曰：『我等迎官軍，金人悉知之；相公去，我輩無噍類矣！』哭聲震野。飛留五日，從徙而南者如市。方兀朮棄汴去，有書生叩馬曰：『太子毋走，岳少保且退矣！』自古未有權臣在內，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，少保且不免，況欲成功乎？兀朮悟，遂留飛。既歸，所得州縣盡失。時和議既決，檜患飛異己，而世忠又忤檜，檜將扇搖誣世忠，飛馳書告之。俊爲言於檜，檜大怒，兀朮又遣檜書曰：『汝朝夕以和請，而岳飛方爲河北圖，必殺飛，始可和。』檜亦以飛不死，終梗和議，己必及禍，故力謀殺之。乃諷万俟卨、何鑄、羅汝楫等，交章彈論。又多方誣之，傳會其獄。檜以手書小紙付獄，卽報飛死，時年三十九。方獄之將上也，韓世忠不平，詣檜詰其實，檜曰：『飛子雲與張憲書，雖不明，其事體莫須有。』世忠曰：『莫須有』三字，何以服天下！金人聞飛死，皆酌酒相賀。飛事母至孝，吳玠遺之名姝，却不受。少豪飲，帝戒之曰：『卿異日到河朔乃可飲。』遂絕不飲。或問天下何時太平？曰：『文臣不愛錢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！』每有所舉，謀而後戰，遇敵不動。故敵人語曰：

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」平居好禮賢士，覽經史，雅歌投壺，恂恂如儒生。然忠憤激烈，議論不挫於人，卒以此得禍。孝宗朝詔復飛官，嘉定四年，追封鄂王，諡武穆。

編者曰：「賈似道、陳宜中誤國，秦會之、張邦昌賣國，若曰猶有賣國誤國之資也。至於黃天蕩之役，獻鑿河之策者，書生也；兀朮去汴之日，策馬而諫者，又一書生也。此二書生者，果何爲哉？甚矣，漢奸之多也！國家取士不以其道，而用人狃於資格，權奸當國，則忠義之路塞；賞罰不明，則智勇之士去。彼王猛、張賓、黃巢、儂智高、張元、吳昊輩之憤而叛國者，其亦猶二書生也乎？其亦猶二書生也乎？獨悲忠義如岳武穆不死於疆場，而死於賣國奸相之手，爲可惜也！」

編者又曰：「武穆「文官不愛錢，武官不惜死」二語，國難中爲官吏者所當銘之於座右而書之於薦紳者也。杜充將還建康，武穆言：「中原地尺寸不可棄」，其誓復失地慷慨激昂之心，尤爲非常時期中國人所當崇拜。嗟夫！左金弓「寸金河山」之詩，沉痛何似！陸劍南「家祭毋忘」之語，望眼欲穿。當時憂國如陳同甫；傷時如辛幼安，亦莫不慷慨忠憤，發於言論，寄於詩歌，斤斤以恢復爲念，秦檜何心？乃必欲舉淮北而棄之，壞長城以自快！竊嘗謂權奸肆虐，何代無之，其害不過矇蔽上下，殘賊忠良，黷貨亂政，至斯而極。奸而至於賣國，此真狗彘不食其肉者矣！」

## 文天祥

天祥，本名雲孫，字天祥，改字履善，又字宋瑞。生於理宗瑞平三年。理宗覽對策，見其名，曰：「此天之祥，乃宋之瑞也。」世吉水人。天祥體貌豐偉，顧盼燁然。爲童子時入學宮，見所祀鄉先生如歐陽修輩皆諡忠，卽欣然慕之，曰：「歿不俎豆其間，非夫也。」年二十，舉進士，對策第一。考官王應麟曰：「是卷古誼若龜鑑，忠肝如鐵石，敢爲得人賀。」尋丁憂歸。開慶初，爲海寧軍節度判官，出守瑞州，嗣遷軍器監，兼權直學士院。賈似道稱病要君，天祥當制誥，不肯呈稿，遭斥。咸淳九年，起爲湖南提刑，故相江萬里謂之曰：「吾老矣，觀天時人事當有變，吾閱人多矣，世道之責，其在君乎？君其勉之！」德祐初，江上報急，詔天下勤王，天祥奉詔涕泣，乃發郡中豪傑，結溪峒蠻有衆萬人。事聞，召入衛。天祥謂友人曰：「國家養育臣庶三百年，一旦有急，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，吾深恨於此，故不自量力，而以身殉之，庶天下忠臣義士，將有聞風而興起者，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。」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，輒撫几曰：「樂人之樂者，憂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。」聞者爲之感動。天祥性豪華，平日自奉甚厚，聲伎滿前。至是痛自貶損，盡以家資爲軍費。八月，天祥提兵至臨安，上書宣分天下

爲四鎮，建都督統御於其中，分道進取。時議以天祥論闊遠，不報。命知平江府。元兵攻常州，天祥遣將尹玉、麻士龍等救之。士龍戰虞橋先死；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，復收殘卒五百人，與北兵相持，一夕手殺數十人，遂死，麾下無一人降者。明年，除樞密使，尋除右丞相，如元軍請和，與伯顏抗論被拘。（指南錄有詩記事云：『車騎堂堂詣虜營，古今禍福了如陳，北方相顧稱男子，似謂江南尙有人。』）至鎮江，天祥與其客杜濟等十二人，夜亡入真州，苗再成出迎，喜且泣。會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，李庭芝信以爲天祥使，再成殺之，再成不忍，閉之門外，久之復以二十人導之揚州，聞門者談制使下令捕丞相，乃擬東入海，於途飢莫能興，伏叢篠中行，遇元兵，執杜濟、金應以去，濟、應以所懷金與卒，得逸至高郵，遂由通州汎海至溫州，以求二王。既至，與陳宜中等不合，乃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，杜濟募兵於溫州。七月，遣趙時賞、吳淩入江西攻寧都，寧都會元兵入汀州，天祥遂移漳州。至元十四年，元江西宣慰使李恆將兵攻天祥於興國，出不意，天祥乃引兵走恆，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。其將鞏信以短兵接戰，恆疑有伏，斂兵不進。信坐巨石上，餘卒侍左右，箭雨集，屹不動，創被體而死。不仆。至空坑，兵盡潰，趙時賞坐肩輿，追兵問爲誰，時賞曰：『我姓文，』衆遂擒之。天祥由是得脫，妻妾子女皆被執。其後恆送天祥家屬於燕，二子死於道，天祥遂收殘兵奔

循州，駐南嶺。衛王繼立，天祥上表自劾。八月，加天祥少保信國公。軍中疫起，一子與其母死。十五年十二月，元將張弘範兵濟朝陽，天祥方飯五坡嶺，弘範弟弘正兵突至，衆不及戰。天祥倉皇出走，千戶王維義前執之，吞腦子二兩不死，其將鄒淵自剄，劉子俊自詭爲天祥被烹。天祥至朝陽，見弘範，左右命之跪，直立不動。弘範遂以客禮見之，與俱入厓山。使爲書招世傑，乃書所過零丁港詩與之。弘範笑而置之。厓山破，弘範置酒大會，謂天祥曰：『國亡，丞相忠孝盡矣，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，不失爲宰相也。』天祥泫然曰：『國亡不能救，爲人臣者已有餘罪，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？』弘範義之，遣使護送天祥赴燕，道經吉州，痛恨不食，八日猶不死，乃復食。既至，與元丞相索羅數辨難。索羅欲殺之，元主不可，乃囚之。在燕三年，坐臥一小樓，足不履地。王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請天祥爲道士，留夢炎不可，曰：『天祥一出，號召江南，置吾人於何地？』事遂已。元主復欲降之，召天祥入諭之，曰：『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，當以汝爲相矣。』天祥曰：『天祥爲宋宰相，安事二姓？願賜之一死足矣！』終不屈，乃殺天祥於柴市。時年四十七。其衣帶中有贊曰：『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，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』天祥居獄四年，忠義之氣一發於詩歌，見之者無不流涕。死時有得其一履者，亦寶藏之。元帝臨朝嘆曰：『文天祥好男子，不肯爲吾用，殺之』

可惜也。」乃贈廬陵郡公，諡忠武。命王積翁書神主設壇祀之，方行初奠禮，忽狂飈旋地起，捲主入雲中，乃改書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。天始開霽云。

編者曰：「謝翱，字皋羽者，號晞髮子；曾傾資募兵從天祥於閩中，聞天祥殉節，燕市，悲不自勝，常泛舟嚴陵瀨，上有釣臺二，皋羽登西臺設天祥主，拜而慟哭，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魂曰：「魂朝往兮何極，暮歸來兮關山黑，化爲朱鳥兮有嚼焉食。」歌已，竹石俱碎，同行者皆相向哭。淚下不能禁，有西臺慟哭記。方天祥之入燕也，皋羽作生祭文，意蓋速其死也。及廬陵張毅甫自燕持天祥骨歸，又作望祭文丞相文，遺民中自謝枋得外，亦可謂苦志傷心者矣。

（按張毅甫卽千載，或曰吉水人，文山友也。文山顯貴，屢以官辟皆不就。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，千載來見曰：「丞相赴京，某亦往。」遂寓於文山囚所側，日以美食奉之，凡留燕三年。潛造一櫬，文山受刑後，卽藏其首，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，火其尸，千載拾骨置囊并櫬南歸。或云僅歸文山齒髮。）同時有宋宗室趙孟，天祥曾辟爲參謀，天祥北去，遂爲道士，自號三教遺逸。臨終手辭自決有「文山之客千古忠貞」之語，亦有心人哉！

汪水雲有浮邱道人招魂歌，悽愴悱惻，不忍卒讀，蓋爲天祥作也。天祥在囚，水雲屢見之獄中，



爲鼓胡笳十八拍，且勉之曰：「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，予將歸死江南。」文山在燕得此二義友，可謂不寂寞矣。明之亡也，張煌言被執於舟山，登舟危坐，夜半聞篷下有唱蘇武牧羊曲者，起扣舷和之，酌酒勞曰：「爾亦有有心人也，吾志已定，爾毋慮。」渡錢塘，於舟中拾一箋云：「此行莫作黃冠想，靜聽先生正氣歌。」借文山以勉煌言，亦以見千古艱難，惟一死也。

文山集中指南前後錄諸詩，類皆慷慨激昂，可以泣鬼神而立頑懦，茲摘錄其過零丁洋金陵驛正氣歌如下：

### 過零丁洋

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落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風拋絮；身世飄零雨打萍。皇恐灘頭說皇恐；零丁洋裏嘆零丁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！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### 金陵驛

草合離宮轉夕暉，孤臣飄泊復何依？山河風景元無異，城郭人民半已非。滿地蘆花和我老；舊家燕子傍誰飛？從今別却江南日，化作啼鵲帶血歸。

### 正氣歌

天地有正氣，雜然付流形。下則爲河嶽，上則爲日星。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皇路當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。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，在秦張良椎，在漢蘇武節，爲嚴將軍頭，爲嵇侍中血，爲張睢陽齒，爲顏常山舌；或爲遼東帽，清操厲冰雪；或爲出師表，鬼神泣壯烈；或爲渡江楫，慷慨吞胡羯；或爲擊賊笏，逆豎頭破裂；是氣所磅礴，凜冽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？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，三綱實係命，道義爲之根。嗟！余遘陽九，隸焉實不力，楚囚纓其冠，傳車送窮北。鼎鑊甘如飴，求之不可得。陰房闐鬼火，春院闕天黑。牛驥同一皂，鷄棲鳳凰食，一朝蒙霧露，分作溝中瘠，如此再寒暑，百沴自辟易。嗟哉沮洳場，爲我安樂國，豈有他繆巧，陰陽不能賊，顧此耿耿在，仰視浮雲白，悠悠我心悲，蒼天曷有極，哲人已已遠，典型在宿昔，風簷披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

## 鄭和

鄭和，雲南昆陽州人，姓馬氏，鄭其賜姓也。初事燕王於藩邸，從起兵有功，累擢太監。成祖欲耀兵異域，示中國富強。永樂三年六月，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，多齎金帛，造大舶，修四十四丈，廣十八丈者六十二。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，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達占城，以次遍歷諸蕃國，宣天子詔，因賜給其君長，不服則以武懾之。五年九月，和等還，諸國使者隨和朝見。和獻所俘舊港酋長，帝大悅，爵賞有差。舊港者，故三佛齊國也。其酋陳祖義剽掠商旅，和使使招諭，祖義詐降而潛謀邀擊，和大敗其衆，禽祖義獻俘。戮於都市。六年九月，再往錫蘭山，國王亞烈苦奈爾誘至國中，索金帛，發兵劫和舟。和覘賊大衆且出國內，虛率所統二千餘人，出不意，攻破其城，生禽亞烈苦奈爾及其妻子。官屬劫和舟者聞之，還自救，官軍復大破之。九年六月，獻俘於朝，帝赦不誅，釋歸國。是時，交趾已破滅，郡縣其地，諸邦益震讐，來者日多。十年十一月，復命和等使往蘇門答刺，其前僞王子蘇幹刺者，方謀弒主自立，怒和賜不及己，率兵邀擊官軍。和力戰，追禽之喃渤利，並俘其妻子。以十三年七月還朝。帝大喜，賚諸士有差。十四年冬，滿刺加古里等十九

國，咸遣使朝貢，辭還復命和等偕往，賜其君長。十七年七月還。十九年春復往，明年八月還。二十二年正月，舊港酋長施齊孫請襲宣慰使職，和齎勅印往賜之。比還，而成祖已晏駕。洪熙元年二月，仁宗命和以下蕃諸軍守備南京。南京設守備自和始也。宣德五年六月，帝以踐祚歲久，而諸蕃國遠者猶未朝貢，於是和弘景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返。和經事三朝，先後七奉使，所歷占城、爪哇、真蠟、舊港、暹邏、古里、滿刺加、渤尼、蘇門答刺、阿魯、柯枝、大葛蘭、小葛蘭、西洋瑣里、鎖里、加異勒、阿撥、把丹、南巫里、甘把里、錫蘭山、喃勃利、彭亨、急蘭丹、忽魯謨斯、比刺、溜山、孫刺、木骨都束、麻林、刺撤、祖法兒、沙里、灣泥、竹步、榜葛刺、天方、黎伐、那古爾，凡三十餘國。所取無名寶物，不可勝計。自宣德以還，遠方時有至者，要不如永樂時，而和亦老且死。自和後，凡命將海表者，莫不盛稱和以誇外蕃，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。

按七修類稿所載：鄭和原名三保，故俗傳三保太監云。

編者曰：哥倫布與甘馬遠涉重洋，或發見新大陸以歸，西人盛稱之；今鄭和前後奉使西洋凡七次，經歷三十餘國，然則吾中國曷嘗無其人哉？當時從鄭和下西洋者，尙有馬歡、費信、侯顯等，馬歡著有瀛涯勝覽，費信撰星槎勝記，備述奉使經過及異地方物，要亦豪傑之士也。近人馮承鈞

先生有鄭和下西洋譯本，加以考核，剖析詳明，允稱巨構。查國人之奉使異域，能宣揚文化擴張國威者，在漢則有班超、張騫、陳湯、傅介子之流，而張騫鑿空其事爲尤難。鄭和下西洋，使三十餘國連袂來朝，一則威震漠北，一則功在海外，民族英雄，先後媲美，乃西人徒目之爲旅行家，不亦過乎？

## 戚繼光

繼光，字元敬，世登州指揮僉事。幼倜儻負氣，家貧，好讀書，通經史大義。嘉靖中嗣職備倭山東，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，分部甯、紹、台三郡。以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，坐免官，戴罪辦賊。旋以平汪直功復官，改守台、金、嚴三郡。繼光至浙時，以衛所軍不習戰，乃召金華、義烏兵三千人，教以刺擊法，長短兵迭用，由是繼光一軍兵獨精。又以南方多藪澤，不利馳逐，乃因地形制陣法，審步伐，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器械精求而更置之。「戚家軍」名聞天下。四十年，倭大掠桃渚、圻頭，繼光敗之於龍山。遁去。復乘虛襲台州，又殲之於瓜陵江；再邀之於仙居道中，無脫者。先後九戰皆捷。盧鑑等又破賊於寧、溫二州，浙東平。明年，倭大舉犯福建，延及龍岩、大田、古田、莆田。時寧德已陷。距城十里有橫嶼，四面皆水，賊結營其中，官軍不敢擊；倭復營牛田，興化二處爲聲援。閩中告急，胡宗憲調繼光剿之，先擊橫嶼賊，令人各持草一束填濠進，大破其巢，斬首二千六百級；又敗牛田賊覆其巢，興化亦克復，閩宿寇幾盡。迨繼光還，浙新倭復至，興化又告急，旋陷落。繼光復入閩，與俞大猷等合攻賊於平海，大敗之，斬首二千二百級。閩南以次平定。繼光以功進總兵官。繼光爲將，號令嚴，賞罰信，士

無敢不用命；與俞大猷皆爲名將，而果毅過之。大猷務持重，繼光則颯發電舉，屢摧大寇，名更出大猷上。隆慶初，召爲神機營副將，督師冀遠，訓練邊兵。二年，復命總理薊州、昌平、保定三鎮練兵事，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。繼光又錄破吳平功，進右都督。自嘉靖以來，邊牆雖修，礮台未建，繼光巡行塞上，議建敵台，及募浙人爲一軍以倡，許之。浙軍至陳郊外，會天大雨，自朝至日昃，植立不動。邊軍大駭，自是始知軍令。繼光又議立車營及拒馬器，節制精明，器械犀利，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。朶顏董狐狸與弟長禿、兄子長昂屢入寇，繼光掩擊，幾獲狐狸，復逐得，於是二寇降。終繼光在鎮，二寇不敢犯，前後錄功至太保。在鎮十六年，邊備修飭，薊門晏然。繼光之者，踵其成法，數十年得無事。繼光更歷南北，並著聲威，在南方戰功特盛，北則專主守。所著紀效新書、練兵實記爲談兵者宗。暮年以疾卒。

編者曰：『明初備倭，如十七年湯和用方鳴謙陸聚步兵，水具戰艦之策，築山東江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；二十年周德興往福建，福興、漳、泉四郡，視要害，置海上十六城；成祖十四年，置遼東金州旅順口等敵台七所，所以備倭者至矣。自市舶罷而權利在下，奸豪外交內訶，貧民勢家，奪貨負值，失職衣冠，及不得志之士，亦皆與通爲之嚮導，而海上無寧日矣！善哉！朱統之言曰：「去外盜易，去中國盜難；去中國盜易，去中國衣冠盜難。」蓋倭之爲患，漢奸實導之也。是時嚴黨趙文華，又

倚勢凌轢，冒功攘利，妒害忠良，無所不至，是以張濂疏中有：「殘難民之首以償縱寇之功，移罰罪之典而爲賞功之命。」之語。想見當時刑賞不明，上下交蔽，以致連年縱寇，生靈塗炭，文華之罪，可勝誅哉！胡宗憲開府海隅，殺徐海誘汪直，一時意氣，可謂豪矣！然綜其事跡，策不過離間，計不過誘降，舞巧弄智，幸邀天功者耳。與戚將軍身冒矢石，百戰成名天下，不同日而論矣。傳稱其號令嚴，賞罰信，置營陣，利器械，以此「戚家軍」名聞天下，蓋有自來，觀其所著書而益信。」



## 熊廷弼

熊廷弼，字飛白，江夏人。萬曆二十六年進士，授保定推官。三十六年巡按遼東，首劾巡撫趙楫等棄地驅民狀。又上言遼多曠地，歲以軍額八萬，中三分屯種，可得粟百三十萬石，詔命推行諸邊。又言邊防以守爲上，繕垣建堡有十五利，奏行之。常因祈雨約神，七日不雨毀其廟。及至廣寧，逾三日封劍使使往斬之。未至，風雷大作，雨如注，遼人以爲神。在遼數年，風紀大振。四十七年，楊鎬既喪，師廷議以廷弼熟邊事，起代鎬經略。廷弼上言：「遼左京師肩背，河東遼鎮心腹，開元又河東根本。欲保遼東，則開元必不可棄。敵未破開元時，北關、朝鮮猶足爲腹背患，今已破開元，北關不敢不服，遣一介使朝鮮，不敢不從，既無腹背憂，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，遼、瀋何可守也？」乞速遣將士備芻糧，修器械，毋窘臣用，毋緩臣期，毋中格以沮臣氣，毋傍撓以掣臣肘，毋獨遣臣以艱危，以致誤臣，誤遼兼誤國也。」疏上，悉報允，且賜上方劍重其權。廷弼之意，以爲固守遼東，即可陷敵於窘境，所慮者在言官之掣肘耳。甫出關，鐵岑復失。廷弼兼程進，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，誅貪將陳倫，罷總兵李如楨，造戰車火器，繕守禦，嚴法令，行數月，守備大固，虜深畏廷弼，停戰不攻者歲餘。復上書陳遼東情

形，深切時弊。廷弼有膽，知兵，身長七尺，善左右射，然性剛負氣，好謾罵，不爲人下。物情以故不附。而給事中姚宗文與御史顧慥先後劾廷弼無功，擅作威福；御史馮三元又劾廷弼無謀者八，欺君者三，廷弼抗疏極辯。張修德、魏應嘉復劾之，朝議允廷弼去，而以袁應泰代，並命朱童蒙往勸。蒙奏言：「臣入遼時，士民垂泣而道，謂數十萬生靈，皆廷弼一人所留。其罪何可輕議，帝亦仍議起用。及遼、瀋既失，應泰死，京師大震。閣臣劉一燾曰：『使廷弼在遼，當不至此。』江秉謙亦以爲言。帝乃貶三元、應嘉、修德輩，詔起廷弼於家。廷弼入朝，建三方佈置之策：廣寧用馬步，列壘三岔河上，綴敵全力；天津登萊，各置舟師，乘虛入南衛，動搖其心；而山海特設經略，節制三方，以一事權。時王化貞爲巡撫，七月，廷弼將啓行，帝特賜麒麟服一、彩幣四，宴之郊外，文武大臣陪餞，異數也。又以京營選鋒五千護廷弼行。先是袁應泰死，薛國用代爲經略，病不任事，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遼河設六營，劃地分守，又於諸要害各置戍設防。廷弼以分兵屯戍之議爲不可行，上疏罷之。化貞以計不行，慍甚。又改化貞平遼之師爲征東，化貞愈不悅。毛文龍襲取鎮江，復僅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，於是經撫不和之議起。廷弼方實行三方佈置之策，而王化貞遽以毛文龍襲取鎮江之捷，飾辭入告，兵部愈促進師；廷弼不得已，出關次右屯，化貞又妄意李永方在敵中，可爲內應，蒙古助兵可得四十萬，欲

以安坐取全勝。時化貞在廣寧有兵十四萬，而廷弼關上無一卒，徒擁經略虛號而已。兵部尙書張鳴鶴又篤信化貞，有「願得六萬兵一舉蕩平」之語。宰相葉向高，化貞座師也。亦右之。廷議化貞毋受廷弼節制，於是朝臣皆助化貞，而廷弼孤立矣。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，適遵事機難處之會，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，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，何必內借閣部，外借撫道以相困云云。而張鳴鶴且請撤廷弼他用。天啓二年，努爾哈赤率兵渡河，破西平堡。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謀盡發廣寧兵，俾得功及祖大壽使進戰，鋒始交，得功先奔，兵潰，大壽走覺華島。化貞素以得功爲心腹，而得功潛降於清，訛言敵已薄城，城中大亂。化貞不知所爲，出上馬，二僕人徒步從，棄廣寧踉蹌西走，與廷弼遇於大凌河。化貞哭，廷弼微笑曰：「六萬衆一舉蕩平，今竟如何？」化貞慚，議守寧遠及前屯。廷弼曰：「嘻，已晚！惟護潰民入關可耳！」乃以所部五千人授化貞爲殿，盡焚積聚。得功率清兵入廣寧，化貞逃已二日矣。報至，京師大震。四月，逮化貞。廷弼聽勸，魏忠賢黨門克新石三畏復陷之，獄具。廷弼論死，化貞竟以輕罪末減，後亦伏誅，而廷弼則傳首九邊，且藉其家。罄產不足償，其子兆珪自刎死，姻族家俱破，遠近莫不嗟憤。至崇禎元年，工部主事徐爾一訟廷弼怨，大學士韓爌復疏請，詔始准，其子持首歸葬。

編者曰：『熊廷弼一再經略遼東，俱爲言官撓擿，權臣掣肘而不克一伸其志。及廣寧潰敗，竟與暨子同罪，暴尸藉家，天日無光，怨哉死也！按明季經略遼東材而能勝任者，廷弼外當推袁督師崇煥，乃一以讒搆死，一以反間死，至是而長城壞，柱石傾，國事不可問矣。論者謂廷弼才氣籠蓋一世，然揭辨紛紛，致攪衆怒，殺機之起，實由於此。則明哲保身之道，或未能盡知歟，惜哉！』

## 袁崇煥

崇煥，字元素，東莞人。萬曆進士。授邵武知縣。爲人慷慨，負膽略，好談兵。遇老校退卒，輒與論塞上事，曉其阨塞形勢，以邊才自許。天啓初，破格擢兵部主事。王化貞兵潰廣寧，崇煥單騎出關，遍閱形勢。還言與我軍馬錢穀，我一人足守此。廷臣益稱其才，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，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。既至，內撫軍民，外飭邊備，夜行荆棘猛獸間，勞績大著。經略王在晉議築城八里舖，崇煥非之，以謂當守遼寧，在晉罷去。八里舖之議遂寢。大學士孫承宗行邊，亦主崇煥議。天啓三年，命祖大壽築城遼寧，明年工竣。撫循將士，招集流亡，遂爲重鎮。又分戍大小凌河、錦州等處，修復城堡，淘汰老弱，省度支，備器械，開屯田，立營制，敵不敢犯者四年。魏忠賢忌之，罷承宗而以高第代之。第至，謂關外不可守，欲盡撤錦右大小凌河及松山等守備，移將士於關內，且欲并撤寧前二城。崇煥曰：「我寧前道也，官此當死此，誓死不去。」清努爾哈赤聞經略易人，大舉進攻。大小凌河等諸城相繼失陷。師至寧遠，崇煥與祖大壽、滿桂等櫻城固守，崇煥發西洋巨礮，決血渠數里，清軍再攻再却。崇煥遣使謝曰：「老將軍久橫行天下，今日敗於小子，豈非數耶！」努爾哈赤先已負重傷，至是憤懣而

死。崇煥以聞，舉朝大喜。先是大清兵所向無不摧破，議戰守自崇煥始。至是巡撫遼寧，因事與王之臣滿桂不協，朝命乃以關外專屬崇煥，之臣等督關內。又遣傅有爵等弔努爾哈赤之喪，以覘虛實。且欲乘間修錦州、大凌河諸城。時清太宗方征朝鮮，亦欲藉和議以羈縻中國。但雙方條件大相逕庭，終致破裂。迨清兵已征服朝鮮，而崇煥亦修復錦州城。清兵攻錦州，總兵趙率教固守不下，乃移兵薄寧遠。崇煥督將士登陴固守，滿桂又以大礮擊之，清兵死傷甚多。清太宗以攻城不下，野戰不克，復回攻錦州，士卒死傷更衆，乃毀大凌河、小凌河二城而返。時稱寧錦大捷。功以滿桂、趙率教爲多。然魏忠賢以崇煥不救錦州爲辭，嗾黨論之，崇煥遂乞罷，以王之臣代之。迨忠賢既誅，崇禎元年，崇煥復起視師，賜上方劍，便宜行事。崇煥召對，有五年復遼之語。并言五年內須戶部轉軍餉，工部給器械，吏部用人，兵部調兵遣將，方克有濟。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。既至，斬戍兵噪餉者十五人。又以毛文龍桀驁自用，卽欲誅之。（按文龍通敵有據）毛文龍者，浙江仁和人。以都司援朝鮮。遼東失，遁逃海隅，乘虛襲殺清鎮江守將王化貞以奇捷上之朝。文龍遂以總兵累加至右都督，掛將印，賜上方劍，鎮皮島。而在島強收商船通行稅，廣招商買，販易禁物，歲糜巨餉，未嘗有功。崇煥遂以閔兵爲名，泛海抵雙島，文龍來會，崇煥相與燕飲，每至夜分，文龍不覺也。因邀文龍觀將士校射，伏甲

待之，屏其部下不得入。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，命去冠帶，繫縛，數以以當斬。十二事畢，文龍喪魂不能言，但叩頭乞免，不聽。遂取上方劍斬之帳前。乃出諭其將士曰：「止誅文龍，餘無罪。」當是時，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，憚崇煥威，無一敢動者。於是命官殮文龍，具牲禮拜奠爲下淚，收文龍劍印，盡除虐政，犒賞軍士，檄撫諸島，以狀上聞。帝驟聞，意殊駭，念旣死，且方依崇煥，乃優旨褒答，旣乃傳諭，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。三月，清兵又大舉入寇，分道入龍井關。清太宗自率師向洪山口，遂踰邊牆而進，薄遵化，趙率教戰死，遂趨薊州，直抵京師。崇煥聞之，與錦州總兵祖大壽等自山海關兼程入援，由馬升橋二晝夜疾行三百餘里，督諸路勤王軍營廣渠門，清兵見之以爲自天而降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也。帝召見，深加慰勞，卽與清軍慶戰，互有殺傷，然都人驟遭兵，怨謗紛起，謂崇煥擁兵縱敵，朝士復誣其引敵脅和，將爲城下之盟。帝聞之不能無惑。清太宗知崇煥不去，則明事未可圖，乃以密計授副將高鴻中等，謂崇煥與有成約，故令所獲楊太監者聞之而陰縱之歸。楊太監乃以所聞告於帝。十二月朔再召對，遂縛下詔獄。大壽在傍，戰栗失措，卽擁兵與何可綱出走，毀山海關去。崇煥旣下獄，忠賢餘黨及毛文龍鄉人輔臣溫體仁復搆之。八月，遂磔崇煥於市，兄弟妻子流三千里，藉其家。天下冤之。自崇煥死，邊事益無人，明之亡徵決矣。梁任公所作袁督師傳，有

「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，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；使督師以後而有督師其人者，則滿洲軍亦不能越榆關一步」之語。古今冤獄雖多，未有關係重大如袁督師者。崇煥冤死之日，給事中錢家修請以身代，布衣程本直詣闕抗疏。祖大壽以官階贈蔭請贖，關外將士吏民號哭爲雪。冤者尤多，然終不免於死。先是祖大壽既率所部逃出關外，余大成奏欲召還壽，非崇煥手書不可，時閣下九卿皆往獄所道意。崇煥因手草蠟書，語極誠懇，至則壽去錦州一日矣！馳騎追及，即遙道來意，壽命立馬待之，騎出書，壽下馬捧泣，一軍盡哭，然殊未有還意。壽母在軍，時年八十餘矣，問衆何爲？壽告以故。母曰：「所以致此，爲失督師耳。今未死，何不立功爲贖，後從主上乞督師命耶？」軍中皆踴躍，即日回兵入關，其得將士之心可知矣。噫，冤哉！」

編者曰：「熊經略、袁督師二人，皆具收復東北失地之決心，而關係有明一朝之興亡者也。自二人死而國事不可爲矣。今者東北百萬方里之地，又盡淪於異族之手，駸駸乎且由冀察而蠶食及於腹地，吾人試登長城以望薊遼之墟，山圍故國，潮打空城，寧復有漢幟飄揚於其間乎？遇疾風而知勁草，聞鼓鼙而思將帥，世復有熊經略、袁督師其人者乎？緬懷英風，感慨係之往者，九一八之變，余適寓居激浦，悲愴不能自己，曾有「陽九頻遭數欲終，倩誰力障百川東，燕雲十六州何在？」



哭當年左企弓之句，友人從而和之者多人，小齋雜坐，竊自比於新亭之淚，及滬戰驟起，終乃奮身從戎，與戰事相始終者四十餘日，殘師既退，和議告成，滿腔熱血，徒呼負負而已。今也執筆述袁督師傳既竟，心忤忤然若有物浮沉於其間，遂略誌數語於此，亦以見吾心之未死也！

附錄南海康先生及蜀中趙熙詩三首於下

題袁督師祠二章

康有爲

吾粵將材名世者，督師祠墓貯殘紅，古來才大原難用，朝末功高鮮令終，間入長城君自壞，讒多冤獄世無窮，國亡勿謂無人在，長令傷心弔鬼雄。

其二

杜郵賜劍仗涼風，馬革投潮藏種弓，冤寫金陀莫須有，幽囚鍾室將毋同，搖落河山名將碧，蕭條異代劫灰紅，記遊山海關憑弔，立馬長城一世雄。

題袁崇煥墓

趙熙

誰云亂世識忠臣？山海長城寄一身，不殺文龍寧卽福？空嗟銀鹿亦成神，遺聞玉貌如佳女，亡國天心勝醉人，萬古大明一坏土，春風下馬獨霑巾。

## 史可法

史可法，字憲之，祥符人。母尹氏有身，夢文天祥入其舍，生可法。以孝聞。崇禎元年舉進士。可法短小精悍，面黑，目爍爍有光。爲人廉信，與下均勞苦。授西安府推官，屢討流寇，東西馳禦，賊避其鋒。軍士行不先食，未授衣不先御，以故得士死力。十七年四月朔，聞闖賊犯闕，誓師勤王，抵浦口縞衣發喪。會南都議立君，立賢、立親，主張未定，呂大器、姜日廣等以福王由崧雖係神宗孫，當立而荒淫。潞王常淂爲神宗姪，賢明可繼，可法亦以爲然。而馬士英利由崧昏庸，已密與劉孔照及四鎮擁兵迎福王於江北，可法不得已卒從之。五月朔，福王至京，居內守備府，羣臣入賀，王色赧然欲避。可法曰：『王毋避，宜正受。』可法又議戰守曰：『王宜素服郊次，發師北伐，示天下以報復之義。』王唯唯。又明日王監國，可法與高弘圖入閣辦事。士英怒，陰使劉澤清、高傑疏趣可法督兵淮、揚，而自擁兵入覲。拜表卽行。可法出，士英遂入閣。時太學生陳方策上疏有「秦檜在內，李綱在外」之語，朝野以爲名言。士英旣入閣，乃議分江北爲四鎮，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，經理山東一路；興平伯高傑轄徐、泗，駐泗水，經理歸、開一路；廣昌伯劉良佐轄鳳、壽，駐臨淮，經理陳杞一路；靖南伯黃得

功鞏滁和，駐廬州，經理光固一路。四鎮分領，而以可法兼督其師，開府揚州。可法既出，士英無所憚，時得功、澤清、傑，爭欲駐揚州。傑先至，大殺掠，尸遍野，揚民畏其淫毒，拒不納。傑攻之，浹月，澤清亦大掠淮上，良佐軍亦被攻，朝命可法往解，得功、良佐、澤清皆聽命。乃詣傑，傑素憚可法，嚴夜掘坎，十百埋暴骸。旦日朝，可法帳中，辭色俱變，汗浹背。可法坦懷待之，接偏裨以溫語。傑大喜過望。然傑自是易可法，用己甲士防衛，文檄必取示而後行。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州，傑乃去。六月，李自成棄京師西走，可法請頒監國、登極二詔，以慰山東北軍民之心，從之。傑駐揚州，可法開誠布公，導以君父大義，傑大感悟。奉約束。十月，高傑率師北征，赴徐州，可法進次清江浦，遣官屯兵開封，爲經略中原根本，諸鎮分汎地皆自擇，而自王家營以北至宿遷，諸鎮不敢任，可法自任之。時自成既走陝西，猶未滅，可法請頒討賊詔書，末有云：「必刻意在雪恥報仇，振舉朝精神，萃萬方物力，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，庶人心可鼓云云。」可法每繕疏，循環諷誦，聲淚俱下，聞者無不感泣。比清兵已下邳、宿，可法飛章報，士英大笑，坐客楊士聰問故，士英曰：「君以謂果有是事耶？此史公妙用也。渠蓋欲叙河防將士功耳。」慢勿省，而諸鎮遂巡無進師意，且數相攻。順治二年，河上告警，詔諸鎮進兵，高傑至睢州，爲許定國所殺，部下兵大亂，定國降清。變聞，可法流涕頓足，嘆曰：「中原事不可爲矣！」遂如徐

州。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，本身者，傑甥也。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，請恤於朝，軍乃定。傑軍既還，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，可法亦退保揚州。比清兵已取山東、河南北逼淮南，而盱眙亦降清。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，二十日，清兵大至，屯班竹園。李棲鳳、高歧鳳拔營出降，城中勢益單。諸文武分陣拒守，舊城西門險要，可法自守之。作書寄妻母且曰：『我死葬我高皇帝側。』清將多鐸五次致書勸降，皆不啓封，置之。北兵攻打益急，城西北角爲礮擊毀，矢石如雨，尸積如山，清兵藉以登城。可法知大勢已去，引刀自刎。參將許瑾雙手抱住，血濺衣袂。許瑾與可法義子史德威等數十人，擁之下城，至東門，瑾等爲亂箭射死。可法問前驅爲誰，德威以豫王答之。可法大呼曰：『史可法在此！』清兵驚愕，衆前執赴新城南門樓上，多鐸相待如賓，呼曰先生曰：『前書再三拜請，俱蒙叱回。今忠義既成，先生爲我收拾江南，當不惜重任也。』可法怒曰：『我爲天朝重臣，豈肯苟且偷生，作萬世罪人哉！頭可斷，身不可屈！』詞色俱厲。多鐸曰：『既爲忠臣，當殺之以成其名。』可法曰：『城亡與亡，我意已決，卽劈尸萬段，甘之如飴；但揚州百萬生靈，卽屬於爾，當示寬大，萬不可殺。』遂死。可法爲人廉信，既督師，行不張蓋，食不重味，夏不簪，冬不裘，寢不解衣，每寒夜，立起振衣裳，甲上冰霜迸落，鏗然有聲。或勸稍休，可法曰：『吾恐上負朝廷，下負吾師也。』年四十餘無子，妻欲置妾，太息曰：

「王事方殷，敢爲兒女計乎？」歲除，遣文牒至夜半，倦索酒，庖人報曰：「肉已分給將士，無可佐者。」乃取鹽豉下之。可法素善飲，數斗不亂，在軍絕飲。是夕，進數十觥，思先帝泣然淚下，憑几臥。比明，將士集轅門外，門不啓，左右遙語其故，知府民育曰：「相公此臥，不易得也。」命鼓人仍擊四鼓，戒左右毋驚相公，須臾可法寤，聞鼓聲大怒曰：「誰犯吾令？」將士述民育意，乃獲免。可法死後，遺體以天熱蒸變難認，家人乃具袍笏招魂，葬於揚州之梅花嶺。其後明之遺民，紛紛起義，多假其名以行，故當時以爲可法實不死云。

編者曰：「讀史公復多爾袞書，辭意嚴正，躍躍紙上；及其就義也，侃侃數語，大節凜然，梅花芬芳，忠魂不泯，讀蔣太史士赤心香之什，能不肅然起敬，憬然自勵者乎？當是時也，四鎮擁兵，互相雄長，清廷視之，草芥不若也，所敬而憚者，史公一人耳。奸相弄權，庸主竊位，將驕卒惰，盜起民變，事不可爲矣，重兵壓境，救援莫至，大勢已去矣，甘言誘降，厚祿餌心，倒戈其時矣，此在常人當之，鮮有不爲之動搖而變節者，史公處之泰然，視之蔑如也。儻所謂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者，非耶？今之所謂漢奸者，餌之以微利，而甘爲內應者，有之矣；假之以虛名，而甘爲走狗者，有之矣；甚至奉妻孥以媚寇仇，借外力以洩私憤，衣冠禽獸，任人唾罵，而恬不以爲恥者，比比也！聞史公之風，能無內愧於

心乎？稗史稱劉澤清駐兵淮海，日捉民夫，大興土木，史公微服巡視，過其地爲所捉，負木三日，適遇澤清過，史公遮道揖之曰：「下官已爲公效勞三日矣。」澤清大驚，迎之歸而殺督工者以謝，正史雖不載，以史公之勤勞，其事可信也。顧今之爲將帥者何如耶？史公死後，江、淮間義師蜂起，多揭史公名以爲號召，當時清廷亦疑之，而洪承疇語孫兆奎亦有「審知故揚州督師史公死乎抑未死乎」之語，蓋極知公若在，必不甘嘿爾而休也。記稱顏太師以兵解文文山亦以受出世法，故臨終無所痛苦，而熊經略就義後，法場上所見唯一籐枕，此雖不經，亦以見國人之不忍聞其死而冀其生，忠義不泯，而直道尙在人間也。嗚呼，烈矣！

## 鄭成功

成功，泉州南安縣人。父芝龍，年未弱冠，爲海盜顏振泉所掠，遂爲盜。振泉死，衆推芝龍爲魁，始降於泉州道蔡繼善。復叛去，縱橫海上，屢困官兵，嗣復降於巡撫沈猶龍，累功至總兵，封南安伯。唐王之立，芝龍與也。迨清兵南下，由浙入閩，芝龍竟通款，盡撤守備，仙霞嶺二百里間，空無一人，閩地盡陷。芝龍降，成功嘗哭諫其父，而勿能聽也。成功少時風采掩映，弈弈耀人，儼儼有大志。戶部侍郎王觀光嘗謂芝龍曰：「是兒英物，非爾所及。」芝龍既爲清兵擁之北去，乃令作書招成功，成功不從。芝龍曰：「他日爲清患者，必成功也。」成功既拒降，乃與所善陳輝等九十餘人，乘艦入海。順治四年，泊鼓浪嶼，設高皇帝位，定盟恢復。嗣取廈門、金門兩地爲根據，名益振。屢攻閩、廣沿海諸郡。時張名振、張煌言奉魯王，明遺臣義旅，漸次消滅，所存者惟成功與煌言兩軍犄角海上耳。清廷屢招之，卒不從，乃怒置芝龍於高牆，叔芝豹於寧古塔，成功勿顧也。成功既連年攻陷郡縣，然軍律嚴整，無所侵擾。嘗駐廈門，遽改爲思明州。順治十四年，桂王自雲南遣使封成功爲延平郡王，招討大將軍。成功於是治兵謀大舉，戈船之士至十七萬。張煌言乃導之至浙，陷溫、台諸郡。時清軍三道入貴

州，成功欲急攻江南以圖牽制，乃與煌言悉舟師由崇明入長江，斷金焦鐵鎖，破瓜州，與清軍戰於楊蓬山大勝，遂陷鎮江。部將甘輝進言：『請北取揚州，斷山東之師，南據京口，斷二浙之漕，嚴扼咽喉，號令各部，南畿可不戰自困。』成功不聽。七月，直薄江寧，使煌言由蕪湖進取徽寧諸路，而自頓兵儀鳳門外，依山爲營，連亙數里。清總兵梁化鳳登高望之，見成功營壘不振，樵蘇四出，軍士浮後湖而嬉。乃乘夜以勁旅出神策門，先破其一營，次日，復以三路攻其前，而以騎兵繞其後，師遂大敗，甘輝被執死，海艘被燒者五百餘，成功乃還廈門，哭甘輝而後入曰：『我從甘輝言，何至於此？』成功自起義師，攻戰十餘年，雖進取之志不懈，而屢遭躓撲，於是成功始有取台灣以爲根據之意。先是台灣爲生蕃所據，明嘉靖中倭寇曾竊據其一部，天啓四年，荷蘭人始入台灣之平安，築城以居，復逐西班牙人之在台者，而自爲主人。成功既自江南敗歸，乃使其子留守思明，而自率艦隊攻台灣。荷蘭守將依哥德不能敵，遂舉全台以降。時順治十八年也。成功既據有台灣，以處士陳永華爲謀主，修明政教，繕甲兵，興農事，制定法律職官，招徠明之宗室遺臣，及漳、泉、潮、惠之民，生聚日盛；又通使菲律賓羣島，結爲外援，清廷度終不可致，乃用堅壁清野之法，徙福建省沿海三十里內之居民於內地，而殺其父芝龍及其子弟。康熙元年，成功聞吳三桂既弑桂王，發憤成疾卒。子經立，清將賴



塔曾與經書有「自海上用兵以來，朝廷屢下招撫之命，而議終不成，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，彼此枝梧。台灣本非中國版籍，足下父子自闢荆榛，且隱懷勝國，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，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，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？今三藩殄滅，中外一家，豪傑識時，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，毒瘡痍之民，若能保境息民，則從此不必登岸，不必薙髮，不必易衣冠，稱臣入貢可也。以台灣爲箕子之朝鮮，徐福之日本，於時無患，與世無爭，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，惟足下圖之。」經報書請如約，而姚啓聖等持不可。經卒，子克塽立。清閩督姚啓聖及總督施琅，必欲滅鄭氏以爲功，乃發兵攻台，先克澎湖，破劉國軒兵，進泊鹿耳門，克塽降。明宗室寧壽王死之。（陳伯康詩云：「卅年憔悴落蠻邦，故國山河感慨長，留得數莖華髮在，九原歸去見高皇。」）自成功入台，凡傳三世二十三年而亡。

按成功生於天啓甲子，年二十三起兵，卒年僅三十九歲。或曰初名森，字大木。隆武賜名成功。云。至今思明及台灣皆有成功廟。聯語佳者極多，茲記其數則如下，於成功事業及其心事皆能一道出，不愧作手也。

開千古得未曾有之奇，洪荒留此山川，作遺民世界。

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，缺憾還諸天地，是創格完人。

由秀才封王，控持半壁舊山河，爲天下讀書人別開生面。

驅外夷出境，自闢千秋新世界，願中國有志者再鼓雄風。

編者曰：『鄭延平於明室覆亡之餘，集海上之亡命，與清軍周旋於閩廣之間，凡十餘年，餌之以爵祿，脅之以兵戈，而屹然無所動於中，事雖不成，其志可哀也。假使入江以後，從甘輝北斷援師，南絕漕運之言，北向以爭天下，大事未可知也。況明之宗室遺臣，蟄居草莽，日夜思所以復國，而足以影響鄭氏者，何可勝道哉！及其兵敗返廈，哭甘輝而後入，蓋亦自知其悔之晚矣。嗟夫！海水茫茫，海山蒼蒼，風景不殊，坂圖異色，鄭氏之遺跡不可問矣！颶風南來，駭浪排空，遺恨吞吳，庶幾見之。』

## 木蘭

木蘭事，人盡知之，而其確實姓氏及里居，則無有能斷定者。古樂府木蘭辭既不列姓名，而獨異志以爲木蘭花姓，商邱人。黃陂縣志則稱爲黃陂人，并列舉木蘭故里及木蘭墓等爲證。演繁露以爲隋、唐時人。唐書亦以爲唐人。湧潼小品稱木蘭，隋煬帝時人，姓魏氏。本處子，毫之譙人。時方征遼募兵，木蘭痛父老耄，弟妹皆稚駭，慨然代父行，服甲冑，躍馬而往，歷一紀，閱十有八載，人莫之識。後凱還，天子嘉其功，除尙書不受，懇奏省親，及還譙，釋其戎服，衣其舊裳，同行者駭之，咸謂自有生民以來，蓋未之見也。遂以事聞於朝，召赴闕，帝欲納之宮中，對曰：『臣無攬君禮。』遂自盡。追贈將軍，諡孝烈。土人立廟，歲以四月八日致祭，蓋其生辰云。綜核上列數則，木蘭之姓氏里居，諸說各異，惟繁露及湧潼小品，俱以爲隋、唐時人，則較爲可信。至其姓氏雖不確，而言木蘭者俱指爲花姓，暇日并當詳爲考證之。又詠木蘭詩甚多，辭意大抵無甚出入，茲重錄樂府木蘭辭附之如下：

唧唧復唧唧，木蘭當戶織，不聞機杼聲，惟聞女嘆息。問女何所思，問女何所憶？女亦無所憶，昨夜見軍帖，可汗大點兵，軍書十二卷，卷卷有爺名，阿爺無大兒，木蘭無長兄，願爲市鞍馬，從此替爺征，東市買駿

馬，西市買鞍韉，南市買轡頭，北市買長鞭。朝辭爺娘去，暮宿黃河邊，不聞爺娘喚女聲，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；且辭黃河去，暮至黑水頭，不聞爺娘喚女聲，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。萬里赴戎機，關山渡若飛。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。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，歸來見天子，天子坐明堂，策勳十二轉，賞賜千百強。可汗問所欲，木蘭不用尙書郎，願馳千里足，送兒還故鄉。爺娘聞兒來，出郭相扶將；阿姊聞妹來，當戶理紅妝；小弟聞姐來，磨刀霍霍向豬羊。開我東閣門，坐我西閣床，脫我戰時袍，著我舊時裳，當窗理雲鬢，對鏡帖花黃，出門看伙伴，伙伴始驚惶，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蘭是女郎，雄兔腳撲朔，雌兔眼迷離，兩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。

## 秦良玉

良玉，忠州人，嫁石柱宣撫使馬千乘。千乘以三千人征播州，良玉別統精卒五百，裹糧自隨，扼賊鄧坎，賊乘官軍夜宴，來襲，良玉夫婦首擊敗之，連破金筑等七寨，直取桑木關，大敗賊衆。爲南川路戰功第一。其後千乘爲部民所訟，庾死雲陽獄。良玉代領其職。良玉爲人饒膽智，善騎射，兼通詞翰，儀度嫺雅，而馭下嚴峻。每行軍發令，戎伍肅然。所部號「白程兵」，爲遠兵所憚。泰昌時，徵其兵援遼。良玉遣兄邦屏、弟民屏先以數千人往，朝命賜良玉三品服。天啓元年，邦屏戰死，良玉自統精卒三千赴之，所過秋毫無犯。詔加二品服，予誥封，子祥麟授指揮使。良玉陳邦屏死狀，因言：「臣自征播以來，所建之功不滿讒妒之口，貝錦高張，忠誠孰表！」帝優詔報之。邦屏旣歿，良玉卽遣使入都，製冬衣一千二百份給殘卒，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關。上急公家難，下復私門仇，氣甚壯。時部議再徵兵二千。良玉與民屏馳還。抵家甫一日，而奢崇明黨樊龍反重慶，以金帛結援。良玉斬其使，急發兵掩至南坪關，扼賊歸路，伏兵襲兩河，焚其舟。又分兵守忠州，賊出戰卽敗歸。良玉上其狀。已而崇明圍成都急，時諸土司皆貪賊賂不進，獨良玉鼓行而西，長驅抵成都，賊遂解圍去。良玉乃還軍。

攻二郎關，克佛圖關，復重慶，授總兵官。良玉益奮感，蜀賊賴以底定。復以援貴州功，數資金帛。良玉上言：『臣提兵裹糧，累奏紅崖墩諸捷。乃行間諸將未覩賊面，攘臂誇張，及乎對壘，聞風先遁。敗於賊者，唯恐人之勝；怯於賊者，唯恐人之強。如總兵李維新渡河一戰，敗衄歸營，反閉門拒守，不容一見。以六尺軀鬚眉男子，忌一巾幗婦人，靜夜思之，亦當愧死。』帝優詔報之，命文武大吏皆以禮待，不得疑忌。崇禎三年，永平四城失守，良玉奉詔勤王，出家財濟餉，莊烈帝召見平台，賜良玉綵幣羊酒，賦詩旌功。會四城復，乃復命良玉歸，專辦蜀賊。七年，賊陷夔州，圍太平，良玉至，乃走。十三年，扼羅汝才於巫山，又邀之於馬家寨，斬首六百，殺其魁東山虎。復破之於仙寺嶺，奪汝才大纛，擒射塌天，賊勢大衰。是時督師楊嗣昌盡驅賊入川，川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，所依惟良玉。及張令二軍，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，捷春使按營壘，見良玉軍整，心異之。良玉爲置酒語遜之曰：『邵公不知兵，吾一婦人，受國恩誼，應死，獨恨與邵公同死耳！』遜之問故，良玉因言：『張令守黃泥窪，失地理，而督師坐以設防，此敗道也。』遜之深然之。會張獻忠連破官軍於觀音岩、三黃嶺，張令爲賊所殲，良玉趨救復敗，所部三萬人略盡，乃單騎見捷春曰：『事急矣！盡發吾溪峒卒可得二萬，猶足辦賊。』捷春謝其計不用，良玉乃嘆息歸，迨獻忠盡陷楚地，復將入蜀，良玉圖全蜀形勢，上之巡撫，請益兵。

守十三隘。士奇不能用，復上之。巡按劉之勃許之，而無兵可發。十三年，獻忠長驅犯夔州，良玉衆寡不敵，潰已而全蜀皆陷。良玉慷慨語其衆曰：『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，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二十年，今不幸至此，其敢以餘年事賊哉！』悉召部衆分兵四守，賊徧招土司，獨無敢至石柱者。後獻忠死，良玉竟以壽終。

編者曰：『秦良玉，奇女子也，率溪峒之族，成一旅之師，鬥羣賊於黔蜀，禦索虜於塞外，號令嚴明，所向無前，雖古之名將何以加哉！當時如楊嗣昌、邵捷春輩仗鉞列戟，徒知擁兵自重，或且驅悍賊入隣境以爲功，置地方糜爛於不顧，鬚眉男子，於良玉誠有愧色矣。嘗求奇女子於吾國歷史之中，如花木蘭、梁紅玉、沈雲英輩寥寥可數也。木蘭代父從軍，雲英爲父復仇，梁夫人於苗劉之變，一日夜馳赴秀州，促世忠討賊，黃天蕩一役，援桴鼓戰兀兀於江上，轟轟烈烈女子之雄也。然以方之良玉較遜一籌矣。嗟夫！風雲變色，山河易主，吾人奮鬥之時期至矣。吾知異日疆場之上，必有擐甲執戈爲民族國家吐氣如良玉者，請拭目俟之。』

## 馮子材

子材，字翠亭，廣東欽州人。初聚徒於博白，嗣歸順，從清提督向榮攻太平軍，後改隸張國樑。國樑歿，代領其衆，先後積功至總兵，授提督。廣西關外事急，清廷命子材、王孝祺出關助剿，尋命幫辦廣西關外軍務。先是法人爭越南，與中國肇釁。廣西巡撫徐延旭調兵防邊，敗於越南；潘鼎新又挫於諒山，至是子材與孝祺赴援，先後抵龍州。孝祺軍甫出關，而諒山防兵已潰，子材親率一營先至南關，廣西巡撫令統十營回駐關外東路，及聞警復西援，法兵已入鎮南關，統將楊玉科陣亡，總兵董履高受重傷，法兵焚關進，子材建議於關內十里之關前隘跨東西兩嶺，築長牆三里，外掘深塹，爲扼守計；自營於半嶺，令孝祺營於後爲犄角。是時蘇元春等屯幕府，去關前隘五里，蔣宗漢屯潯祥，潘鼎新屯海村，王德榜屯油隘，皆離關數十里或百里，子材獨以一軍當中路前敵。法兵將出扣波繞出南關以北，欲斷唐景崧軍歸路，子材偵得之，乃密遣五營伏扣波以待，法兵果至，突出奮擊，法兵敗退，復率王孝祺出關襲之，破其二壘，法兵多死敗走，乃悉起諒山之衆，併力來攻，直撲關前隘長橋，子材告諸將曰：「法兵再入關，有何面目見粵民，必死拒之！」諸將皆憤甚，誓與俱死。法兵



以開花礮隊，循東西兩嶺進，次黑兵，次教匪，礮聲遠聞七八十里，山谷皆鳴，槍彈積陣前寸許，我軍傷亡甚多，法兵來益衆，礮益密，子材與諸統領約：有退者立誅之，後於各路設卡截殺逃者，子材與孝祺各刃退卒數十人，敵勢狂悍，已薄長牆，或已越牆而入，子材時年近七十，短衣草履，持矛大呼，率二子相榮相華躍出長牆搏戰，諸軍見子材奮身陷陣，無不感奮作殊死鬥，關外遊勇客民皆來助戰，各路將領亦合擊死拒，慶戰兩日，法兵礮彈已盡，後隊軍火又被截，惶懼無措，遂大犇；我軍斬其頭目數十，乘勝追殺，法兵翻岩越澗而竄。是役法兵死千餘人，客匪教匪數百，深谷中餓死者數十名，追出關外二十里而還，於是益兵攻諒山，法人守諒山城，及對河之驅驢墟，王德榜王孝祺攻之，士卒多傷，孝祺部將魏瀛先登衆從之，遂奪其壘。子材督軍乘勝克復諒山，進軍復長慶府，越南義民聞風響應，越南官黃廷經糾合北寧等處義民，立忠義五大團，建馮軍旗號，自願具漿飯，代嚮導，李揚材之弟在北寧，亦願內應，子材遣人招河內客匪教民，皆受命，方圖進取，而法人請和停戰，撤兵之旨亦下，中有：『桂軍甫復諒山，法兵即據澎湖，馮子材等若不乘勝回師，不惟全局敗壞，且恐孤軍深入，戰事一無把握，縱再有進步，越地終非我有，而全台一失難復，彼時和戰兩難，更將何以爲計。此時既已得勝，何可不圖收束』等語，子材憤請戰不報。諸軍先後入關，還龍州日，越人號

泣遮道，子材亦揮淚不能已，軍民迎拜者三十里。復署雲南提督及廣西軍務大臣，卒年八十六，諡勇毅。

編者曰：『自鴉片戰後，我國對外，每戰必敗；遂致藩屬盡失，門戶洞開，喪師賠款，猶其餘事。獨鎮南關一役，尙足爲我民族稍吐積弱不振之氣。乃清廷震於已往，以敵人乞和爲無上榮幸，條約既定，越南於是乎非我有矣！功敗垂成，惜哉。考我國所以致敗之由：將帥習於逸樂，兵士素乏訓練，一也；器械之精窳有別，二也；地方官畏敵如虎，遇事推諉，不知戮力對付，三也；漢奸喪心病狂，引狼入室，四也。馮將軍以衰老之軀，提羸卒，當強寇，力戰却敵，振我國威，豐功偉烈，與天南銅柱共其不朽，誰謂中國無人哉？昔廉頗老耄，猶能挽強，思爲趙用，李廣暮年，馳驅漠北，老當益壯，古人已先我言之，況青年乎？沙場牖下之辨，不可不知也。勇哉將軍！國人當買絲繡之。』

## 劉永福

劉永福，字淵亭，廣西上思州人，本名義。咸豐間粵西亂，乃率三百人出鎮南關。時粵人何均昌據保勝，即取而代之。所部皆黑旗，號黑旗軍。同治十二年，法人陷河內，法將構越匪黃崇英謀占全越，號黃旗軍。越王諭永福來歸，永福遂率所部越宣光大嶺，繞馳河內，與法人抗，斬法將，覆其全軍。授永福爲三宣副提督。時崇英餘黨，亦爲馮子材所滅。越難日深，法人脅越王逐永福，越王佯調解而陰令勿徙，法人大怒，逾歲復入據河內，永福憤請出戰，至諒山謁提督黃桂蘭，乞援助。會唐景崧至保勝，見永福，爲陳三策：謂『據保勝十州，傳檄而定諸省，請命中國，假以名號，事成則王，此上策也；次則提全師擊河內，中國必助之饒，此中策也；坐守保勝，事敗而投中國，策之下也。』永福曰：『微力不足當上策，中策勉爲之。』清以十萬金犒永福軍，永福戰懷德紙橋，斬法將李威利，越王封之一等男。既又敗，法人於城下，出頓丹鳳，與法人水陸相持，苦戰三日，部將黃守忠攻最力，敵大創，乃懸萬金購永福，十萬金取保勝州。越乞降，永福欲退保勝，黑旗軍皆憤懣，守忠自請以全師守山西，功不居，罪自坐，永福乃不復言退。無何，聞法軍至，遽出，駐水田中，而軍已罷困，及戰，大潰，退保興化。

清光緒十年，永福謁岑毓英於嘉噶關，毓英編其軍爲十二營，令駐守。法人聞之，改道犯北寧。先是山西之圍，黃桂蘭坐視不救，永福憾之深。至是桂蘭守北寧，唐景崧力解之，永福乃馳援。比至，粵軍已大潰，力戰後，奪還扶朗猛球礮台。北寧失，黃桂蘭仰藥死，退還興化。清廷嗣擢永福爲提督，而李鴻章堅持和議，奏言永福黑旗軍，從前乘法兵單寡之時，屢殪法將，法人恨之，必欲報復，去冬，法人克山西，黑旗精銳傷亡甚多，已受大創，其援北寧，亦不戰而潰，且聞所部冗雜騷擾，與越民爲仇，實爲邊境後患云云。先是御史張佩綸奏稱法人將來必索劉永福，請飭李鴻章加意保護，顧全大局。李竟不聽，已和局中變，於是命永福軍先進，法人擾宣光，永福三戰皆利，又奪其援軍船隻二十餘，斬馘數十，法人愕走，和議成，法人要逐如故，乃歸粵授南澳鎮總兵。中日衅起，命守台灣，增募兵，仍號黑旗軍。時唐景崧爲台灣巡撫，與永福不協，乃徙永福軍台南，而自任守台北。割台議起，台灣舉人以會試在都，上書力爭不報，於是主事邱逢甲建議自立，台民爭贊之，推景崧爲總統。無何，日人攻基隆，分統李文忠潰敗，獅球嶺亦不守，台北陷，景崧走。台民以總統印上永福，永福不受，日艦駛入平安口，永福擊沉之，攻新竹，與之大小二十餘戰，互有傷亡，義民徐驥亦大敗日軍，相持月餘，兵疲糧絕，永福使如廈門告急，無一應者，而台南土寇漢奸爲間，引日軍深入，吳彭年伏兵大甲溪大

敗之，徐驥又乘其半渡，奮擊殺死甚多。嘉義守將王德標，復以地雷斃日軍七百餘人。日軍驚退，日台灣總督貽書永福，勸其去，謂：『公以孤軍持絕地，數月不下，公已無負於台民，今困守孤城，尺地以外皆敵軍，徒傷民命，何益？倘率所部去台，當以禮送公去。』永福峻拒之。日軍乃聚巨礮大攻台南，城陷，永福亡。匿德國商輪中，日軍大搜四次不獲，內渡後，仍守欽州。後卒於家。永福骨瘦柴立，而膽氣過人，重信愛士，與士卒同甘苦，故所部皆盡死力云。

編者曰：『劉永福黑旗軍，國人聞而震其名，法人見而喪其膽。然而其在越南則因和議而不能立足，其在台灣則因割讓而無所憑藉，何黑旗軍之多不幸耶？唐景崧始勸永福王越，台北既陷，台民又以總統讓而皆無所成，豈海外扶餘之王，終讓虬髯，延平立國而後不許重建耶？曰：非然也，越南之和，等於放棄，馬關之約，明令割讓，不肖官吏，方以遠離多事之士爲全軀保妻子之計，誰肯以熱血濺敵人哉！孤軍奮鬥，後援莫繼，勸之走不走，可以降不降，力竭聲嘶，捍衛疆土，至於最後之一日，無可奈何，始留有用之軀以來歸，以視輸誠納款於敵人，逃職棄土以自全者，其賢不肖爲何如耶？然則謂爲民族英雄，誰曰不宜？』

## 鄧世昌

鄧世昌，字正卿，廣東番禺人。少有幹略，嘗從西人習布算術。既長，入水師學堂，精測驗、駕駛。光緒初，管海東雲艦，檄循海口。日本窺台灣，扼澎湖，基隆諸隘，補千總，調管振威艦，以捕海盜功，遷守備。李鴻章治海軍，高其能，調北洋，從丁汝昌赴英購鐵艦，益詳練海戰術。八年，朝鮮內亂，復從汝昌泊仁川，爲吳長慶陸軍後距，事寧，遷游擊，賜號勃勇巴圖魯，管揚威快船，往來天津、朝鮮，冬寒冰沍，巡視台廈海防，尋充經遠、致遠、靖遠、濟遠四船營務處，兼致遠管帶。十四年，台灣生番叛，以副將從汝昌往討，戰埤南，毀其礮寨，擢總兵。時定海軍經制，借補中軍副將，而以汝昌爲提督，其左右翼總兵則閩人 林泰曾 劉步蟾也。汝昌故不習海戰，威令不行，獨世昌以粵人任管駕，非時不登岸，閩人咸嫉之。二十年夏，日侵朝鮮，絕海道，鴻章令濟遠、廣乙兩船赴牙山，遇日艦，先擊廣乙，受殊傷，轟濟遠，都司沈壽昌守備楊建章 黃承勳中礮死，濟遠逃，日艦追之。管帶方柏謙 豎白幟，追益亟，有水手發礮擊之，折日艦瞭樓，柏謙 虛張勝狀，退塞威海東西兩口，世昌憤欲進兵，汝昌尼其行，不果。已而日艦集大連灣，窺金州，我國海軍迺大發，泊鴨綠江 大東溝，以鐵艦十當敵艦十有二，汝昌乘定遠

居中，列諸艦，左右張兩翼，日艦魚貫進據上風，汝昌令轟擊，距遠不能中，日艦小運，棹靈，倏分倏合，彈雨盆集，定遠被震，大纛仆，世昌見帥旗沒，慮軍心搖，亟取致遠轟擊之。戰良久，定遠擊沈其西京丸，我之超勇燬焉。世昌乘致遠最猛鷲，與日艦吉野浪速相當，吉野，日艦之中堅也，戰既酣，致遠彈將罄，世昌誓死敵，將士知大勢敗，陣稍亂。世昌大呼曰：『今日有死而已，然雖死而海軍聲威弗替，是卽所以報國也。』衆迺定。世昌遂鼓輪怒駛，欲猛觸吉野與同盡，中其魚雷，鍋裂船沈，世昌身環氣圈不沒，汝昌及他將見之，令馳救，拒弗上，縮臂出圈死之。其副游擊陳金揆同殉，全船二百五十人無一逃者。經遠管帶總兵林永升，超勇管帶參將黃建寅，揚威管帶參將林履中，並殞於陣，事聞，世昌諡壯節，餘皆優卹。世昌既死，諸船或沉或逃，遂不成軍，世昌臨戰以忠義相激厲，死狀尤烈。與左寶貴並稱雙忠云。

編者曰：『北洋海軍，素多閩人，而鄧世昌獨以粵人長致遠，方戰酣時，致遠彈藥將罄，勢甚危，閩人相視不救，船沉而將士皆殉。提督丁汝昌亦以閩人不用命而仰藥以死，不意海軍亦有門戶怪哉怪哉，然而方柏謙不戰而逃，劉步蟾震悚失次，邱寶仁林穎啓冶游避敵，牛昶炳程璧光奉書請降，此數人者，固無一爲粵人也。勇哉鄧將軍，死可瞑目矣。自北洋海軍廢後，至今尙未恢復，然國

---

家一日不亡，則海軍終必有復興之一日，島國長鯨，噴霧成雲，海上爭霸，爲期不遠，閩人勉乎哉，閩人勉乎哉。」



## 陳化成

陳忠愍公化成，號蓮峯，閩之泉州同安人。以偏裨從平海盜，積功，授廈門提督。鴉片戰起，清廷知英人且擾浙洋，而三吳重地，非威望素著者不能勝任。於是特命公移節江南，年七十餘矣。任事甫五日，而浙警至，公帶兵馳赴吳淞口，駐帳操台基，相度形勢，沿塘築二十六土堡，枕戈海上二年。自備薪水，出入不備儀從。嘗大雪壓帳，竟夕失寐，晨起，遍閱部下，單寒者製棉衣給之。江蘇巡撫裕謙未之深信。其夜颶風大作，暴雨傾注，潮溢塘面，部將請公移帳，公曰：『大帳一移，三軍驚擾，且我就高燥而士卒湫溢，於心何安？』嚴不動，而潮亦退。裕謙度必移帳，使人驟馬覘之，見公危坐帳中，鈴柝聲琅琅然，聞蹄聲出視，使曰：『大人以風雨非常，使某問候。』公笑謝焉。嗣裕謙以欽差大臣駐杭州，特命徐州鎮兵助公守徐。兵獷悍滋事，公繩以軍法，徐鎮由是銜公。牛鑑爲兩江總督，知公忠勇，聞日食粗糲，疑其囊澀，飭軍需局每十日餽白金二百五十兩，堅辭不受。公生日，客營某弁製金字旗以壽，立命裂之。閩安協周世榮者，外貌樸訥，公信爲誠，薦授參將，命助守西台礮台。時方鎔廢鐵鑄礮子，周某監工，匠人抽鐵胚中，填以碎磚，見者譁然。周爲掩飾試礮，礮裂，箍以鐵皮，公皆不

知也。是年秋，英人陷定海、鎮海，并入寧波，裕謙死難，公涕泣謂諸將曰：「武臣衛國，死於疆場幸也。爾等勉之！」先是英人將寇吳淞，先以戈船三十艘攻乍浦，乍浦戍卒八千人，見敵艦至，發礮數聲，同時逃散，同知韋逢甲，千總韓大榮死之，滿營被難尤慘。於是轉攻上海，英人以遠鏡瞭公帳，見晝夜有備，未敢輕入。壬寅四月二十三日，晝霧迷漫，暴風動地，英艦齊泊口外。五月一日，英艦三，列木人兩舷，繞小沙背直向西礮台。小沙背者，由崇明入吳淞門戶也。欲以試吾軍礮力，公方守西礮台，知之不發。忽颺去。五日，英艦益集，礮聲震天，擊往來商船，英人以木牌浮戰書來，公擲書塘外，戒備戰。牛制軍至帳，議迎犒綏師，公撫膺曰：「某經歷行陣四十餘年，今見賊異議，是畏賊也，且某奉命剿賊，有進無退，大人勿怖。」七日，英艦銜尾進，兩兩相輔，出小沙背前。時徐州鎮兵守東礮台，默無聲，公出帳手執紅旗登台磨戰，戒左右曰：「海洋飄忽，火器毋浪發。度敵船稍近擊之，則發無不中。且以靜待動，勞逸迴殊，勿爲所震，自亂則敗矣！」撫世榮背語之曰：「吾與若福皆不薄。」世榮不解，公曰：「戰勝膺上賞，卽不勝，得令名，非福而何？」已而，英艦至，公命發礮，於是轟聲震百餘里，煙焰蔽空，演武廳被礮毀，牛制軍逃。自卯及巳，擊毀英大艦一，小艦五，而東台守將作壁上觀，不發一礮；於是敵并力擊西台，我軍礮子多磚心，比至敵船而灰，礮門且裂，全塘震動。公親率世榮等，憑高

瞭望，指揮弁兵，銃礮子錯落如雨，簌簌從冠側過，公行無所事。英人疑其非人，偵知公，相與大驚。時公部將守備韋印福，千總錢金玉，外委徐大華皆戰死，積屍公前，公磨旗痛哭，以令箭召徐鎮及王游擊，皆已潛遁；東台無守兵，敵并力攻公急，世榮曰：「事不可爲矣，請公速行！」公拔劍叱之曰：「曩謂爾誠，薦拔至是，庸奴誤識汝，今爾負我，致我負國。」世榮徑去，親兵存者數十人。時礮皆壞不可用，公猶掬藥納子，礮震傷手，血流至脛。旋有巨礮冲陷土牛，擊公仆地，細子中股，紛如雨點；公手執紅旗不掩，敵且退，瞭見塘下弁兵潰散，乃磨大隊登。總兵龔增齡迎戰被擒，不屈，英人釘手足於板，被擲之海中。部堂官許林率帳下巷戰，亦死。公拔備刀接仗，鎗洞腹。時在塘僅有三人。公呼投効武進士劉國標曰：「我不能復生，汝急免我首體擲溝中！」一慟而絕，劉亦創甚，負屍掩叢蘆中，脫公涼鞋一隻，藏之。以蘆葉封纈爲識，出葦而逃。越十餘日，（或云八日，寶山士民於蘆葦窺得公屍，殺太牢以祭公。）斂於嘉定，面如生，臂膀及胸受銃礮創者八，百姓爲之罷市。繪像二，一貽其子，一留吳淞。初，公中鎗時，有依周塘礮兵王某，出賊不意，迎船燃礮轟擊，艦面如掃，塘上敵驚竄，公屍得匿。是役英人死者亦五百餘人，公麾下從殉者八十人，官佐死者，以韋印福等爲最著。印福每言：「若畏死不作武官。」徐大華多力，西台礮斃英人甚多，皆大華手擊。許攀桂於事急時大呼曰：「主將

與某等共飲食，同風露，所爭祇此一時，某等受公恩，欲去者共誅之。』軍心賴以固，及公卒衆潰，乃自刎。英人既陷吳淞，入寶山，酣飲鎮梅樓曰：『此行良險，使有二陳公在，安能至此？』其一蓋謂副將連昇，以死守沙角礮台者也。公在海上二年，英人不敢窺伺，至稱之爲陳老虎，其爲所畏佩如此。

編者曰：『聞之王廷蘭有言：「提庫中之黃鏹，聞而心酸；豎城上之白旗，見而髮指。」此粵中戰事寫真之一幕也。然猶有陳關諸將殺身成仁，爲國史光。迨定海再陷，三總兵同日殉國，四千人一時捐驅，轟轟烈烈，亙古未聞。自是而後，惟吳淞一戰，關係較巨。向使東台守將，愾敵同仇，則長江門戶未必遂破，辱國條約未必遽訂，逃將之罪可勝誅哉！陳公拒戰之勇，與死事之烈，俱載傳中，先民臨難，以一死立頑懦，則吾人臨危亦應以一死慰雄鬼，爲武人者感想何如耶？一二八之變，吳淞守將某，擁巨資遁入租界，任敵艦運兵運械，不敢一擊，迨譚啓秀、翁照垣等先後入台，始議戰守，終以礮台不固，應援斷絕，敵機如蝗而至，卒被摧毀。高岸深谷，慘易舊觀，不得已而退師嘉定，至今言之猶有餘痛。余嘗數過其地，見夫丘隴高下，白骨縱橫，妖狐晝嘯，殤魂夜哭，斷銃廢礮，若銅駝之掩臥，牧豎樵子，且行歌而相答，憑吊久之，不禁悲從中來，爲之泫然！溯自忠愍殉國，曾幾何時，慘劫又臨，碧萋弘之血，怨魂未散，捲伍胥之潮，毅魄常存，此地下有知，當相視扼腕而繼以苦笑者矣。東望滄

海，瀕洞杳冥，飄風靈旗，彷彿見之！

陳化成

## 葛雲飛

葛雲飛，字鵬起，浙江山陰人。清道光三年進士，授營守備，改就水師，四轉而至總兵。在浙海洋以捕盜著，賊中爲之語曰：『莫逢葛，必不活。』道光二十一年，奉命與壽春鎮總兵王錫朋（字樵慵，順天寧河縣人）處州總兵鄧國鴻（字雪堂，湖南鳳凰廳人）同守定海。先是公嘗以副將攝定海總兵，尋丁憂歸；大府稔公材，以書招之，公方督僮奴治田，令持書見公隴上，慨然白母，立馳至鎮海，服除，始授定海總兵，與鄭王兩鎮聚集散亡，旬月教練，一軍復振。同年秋八月，英人以兵船二十九艘，復攻定海，漢奸陳祿者導之，定海三面皆山，其陰曰曉峯嶺，陡絕臨海，有間道俯瞰縣城，其左山叢疊，去海遠，右曰竹山門，濱海，其南曰衛頭，尤曠無蔽，公以二鎮客將，俾王公守曉峯嶺，鄭公守竹山門，而已守衛頭，所築土城當敵衝，英艦駛入，公發礮擊斷其桅，驚而退，連戰二日，敵不得逞。衛頭南有小島曰五奎山，敵架礮其巔遙擊，公亦以礮仰擊，殪其將一人。當是時，天大霪雨，將士往來泥淖中，衣甲盡濕，日暮絞振，常出水數斗，我兵合三鎮僅四千，敵可二萬，分番迭進，我兵乘厓踞守，晝夜不得息，主客勞逸適相反，餉給不時，益飢疲，飛書請兵，大帥不應，戒死守，外援絕，而曉峯

嶺竹山門皆無礮台，所持火鎗抬礮，不利遠擊。戊辰大霧，敵肉薄登曉峯嶺，所駐兩營已先敗，錫朋憤甚，獨揮短刀與所親卒陷陣盪殺數十人，力竭被刺死。敵遂下攻縣城立破；攻竹山門，竹山門亦破，國鴻身被重創，猶揮刀力戰，會敵大至，圍之數重，以中銃亡於陣中，游擊托克布與士卒千二百人殉。於是敵軍乃集中攻衛頭，公顧視敵軍瀾漫南下，命移礮向內，陷於泥不可轉，公力拔四千斤礮擊敵，甫一發而敵軍盡至，公出懷中印付小校，手刀大呼跳盪入敵軍，轉鬥二里許，格殺無算。浸及竹山門，敵將執大綠旗麾兵進。公罵曰：『逆賊終污吾刃。』斬之刀折，拔所佩劍仰登，敵自高阜處以長刀劈公面，去其右，血淋漓，躍追之，敵爭以火鎗攢擊，被四十餘創；忽有礮擊公洞胸如盃，公遂立竹山門厓石而卒。屍植不仆，手擎刀作殺狀，左目炯炯如生。久之，賊乃敢諦視，嘆詫不置。時公青布帕首，衣上下黑色，着鐵齒鞞，敵召土人辨之，哭且拜曰：『此葛大人也。』大白板者，定海民徐保。慣市竊，趨捷如飛，是夜四鼓，走竹山門跡公屍，雨霽月微明，見公半面立厓石下，猶兩手握刀不釋，目睜睜有光，欲負之行，不能起，踞而祝曰：『盍歸見太夫人乎？』乃輕可負。遂夜浮舟內渡。王錫明屍亦徐保跡得，與公俱歸。而鄭公屍不可得。公授命時，年方五十三，諡壯節。所撰有名將錄，浙海險要圖說，詩文稿等凡數十卷。始公攝定海時，命良工製佩刀二，爲寶刀歌以見志，一曰昭勇，一

曰成忠。卽歿後握不釋手者也。行營有藥二桶，密納火線其中，而朱書封面曰餉銀。賊至取之，盡焚死。

編者曰：『余嘗再過定海，訪所謂竹山門曉峯嶺之戰跡，而遺老鮮有存者。曉峯嶺遠未到，竹山門離治不遠，海水汨汨，山石巖巖，敗堞古壘，起伏作勢。嗚呼！此當年三鎮喋血處也！低徊憑吊，崇拜英雄之心，油然而生。彼爲虎作倀，以自殘其同類者，果何人哉！噫！』

## 非常時期之模範人物終